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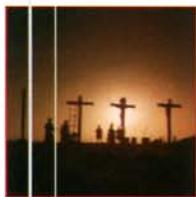
三 禪 444 通 訊

十
字
架

專刊

三
禪
444 傳播協會
二〇〇三年十月

十字架的故事
對中國人來說
曾經是那麼遙遠
彷彿在天的另一邊
如今這故事臨到了中國
就發生在我們中間



迦南詩歌作者小敏的見證



《十字架》拍攝札記



恐懼的心

袁相忱夫婦見證

這才是神聖的殿

鮮為人知的歷史 令人驚嘆的一群

中國教會五十年血淚發展史搬上屏幕

大型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製作完成，即將在全球發行

由神州傳播協會歷時三年製作完成的大型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第一次真實、深入地報道了中國教會，特別是非官方家庭教會的滄桑歷史和繁榮現狀，回答了海內外許多人的困惑：為什麼在無神論環境下，中國基督徒從一九四九年的七十多萬，增加到現在的七千多萬？該片全部採用現場實拍和採訪，用大量事實詮釋了人們普遍關心的一些問題：中國政府如何對待中國基督徒？中國基督徒如何對待中國政府？更進一步說，中國基督徒是怎樣產生、生存和發展的？他們是怎樣一種人？他們對中國社會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什麼影響？

大型紀錄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包括三集和一個專題片，總長度約四小時。

第一集《生命泉》報導了當代中國各階層中基督徒的真實生活和內心世界，他們中間有農民、學生、幹部、黑幫、孤兒、演員、學者、作家、科學家、企業家等等。

第二集《血種》記錄了義和團以來，主要是近五十多年來，中國老一輩基督徒的血跡腳蹤，其中包括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楊心斐、以巴弗等著名傳道人。

第三集《苦杯》記錄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大量中青年基督徒獻身傳道、受苦受難、持守不渝、滿心感恩，以致造成中國教會空前大復興的動人見證。

專題片《迦南歌聲》記錄了一個神奇故事：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不識樂譜的河南農村姑娘小敏，如何在聖靈感動下，唱出近千首在海內外教會中廣為傳唱的美妙詩歌。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攝製組，是一群捨己獻身的基督徒，他們勇敢深入到中國各地，採訪了數以百計的教會、數以千萬計的基督徒；他們曾經被跟蹤監視，兩台攝像機被公安沒收。也正因為他們本身是捨己獻身的基督徒，才得以深入到中國地下教會的最基層，採訪到中國基督徒的真實生活和肺腑心聲。他們總共錄像達五百小時，最後提煉出這部四小時的紀錄片。

製作此片的神州傳播協會，三年前曾經推出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這次他們推出此片，目的是要為歷史留下一個紀錄，為人們提供中國基督教信仰的真相。此片是給海內外教會的一個激勵，也是給每一個基督徒的一份禮物。此片更為一切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提供一個嶄新的思路：基督信仰在中國人的心靈建設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將於十月底開始，先後在各地舉行首映式。中文VCD和中英文雙語配音的DVD同時發行。



目錄

十字架 專刊

製作心聲

恐懼的心 謝文杰	2
《十字架》拍攝札記 遠志明	4
這才是神聖的殿 黃安倫	11
我的心靈之旅 讀美	18

見證選編

袁相忱夫婦見證	20
春霞夫婦獄中通信和見證	24
青雲夫婦見證	27
小敏見證	33

觀眾回響

讀者來信選登	38
--------	----

神州通訊 十字架專刊
編輯：張微 王子因
平面設計：周珊
行政同工：勞則成 胡暉

神州傳播協會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董事會：謝文杰 錢大柱 王大雄
劉裔安 許基康 遠志明
總幹事：謝文杰
總編導：遠志明

恐懼的心

■ 謝文杰

一九六九年，當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台灣大學對面的校園團契常常舉行為中國大陸的禱告會。我大概參加過這類的禱告會，也曾向神作了一些承諾，此後我自己都忘記了，但神沒有忘記。常有人問我，你是個台灣人，娶的又是台灣太太，為甚麼會這樣積極參與中國大陸的福音事工，而不是“台灣優先”？我想神本著我當年向祂所作的承諾來選召我，也許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一九九八年底，當我離開以往所從事的科技領域，參與《神州》影片的製作時，我做了一趟體驗中國真相之旅。在此之前，我雖然多次到中國旅行，但都是觀光性的。多謝一位屬靈的長者願意作嚮導，使我有機會拜訪了一些家庭教會，在中國農村遇見了一些同樣是屬於耶穌的弟兄姊妹們。我不是在大陸長大的人，不熟悉大陸的環境。由於我從小受的教育，對大陸農村的印象只是“土改”、“打土豪鬥地主”，又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大陸較落後的地區旅行，不免有些膽怯。但農村的弟兄姊妹以

愛心接待，讓我深受感動。在旅途中，我有個感動，認為應該有人將這幾十年中，神在中國農村的所作所為記錄下來。沒想到，後來我居然成為記錄者中的一員。

同一年的夏天，一位農村的姊妹在禱告時，得到神給她的一個異像，有人會把家庭教會弟兄姊妹的故事，做成電視影片，向全世界的人傳講。當她將這個異像告訴別人時，大家都笑她在做白日夢。這位姊妹就是《迦南詩選》的作者小敏，她後來告訴我這件事。到2000年上半年，《神州》剪輯的末期時，神州傳播的董事會正式通過了《十字架》的攝製計劃。

第一次知道《迦南詩選》，也是在一九九八年。在一盤音樂帶中，有首詩歌叫“最知心的朋友”。我第一次聽到這首詩歌，就被它的旋律及歌詞所吸引。聽說這首歌是一位農村的小女孩作的，有人說它有一點像《耶穌恩友》與《人人都應該知道》這兩首歌的結合。但我知道，這首歌是神給中國基督徒的詩歌。那一年的感恩節，我參與一次赴以色列的短宣。當我在中國勞工中教唱這首歌時，幾乎每次都有很大的回響。它似乎也唱出了許多在異地工作、內心苦寂的勞工們的心聲。許多勞工聚會後，都擁上前來，為要抄寫這首歌的歌詞。我想這首歌，也是神給許許多多困苦無助的中國農民的歌，為要讓這些困苦無助的農民，認識愛他們的救主耶穌。

我是從一個《迦南詩選》MTV的樣品帶上第一次見到小敏的。MTV上的她似乎與我想像中的“農村的小女孩”，有很大差別。在MTV中她唱了一首歌《我今天為你祝福》，似乎是為我而唱。歌詞是這樣的：



我今天為你祝福，耶和華必天天看顧。
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華必一路保護。
你當除去恐懼的心，因為這不是從神來，
靠著耶穌永不動搖，我們一生蒙了大福！

就像所有在海外的基督徒一樣，我每次到中國旅行時，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恐懼的心”。《十字架》攝製計劃還沒有的時候，有兩個弟兄姊妹去大陸培訓，帶上我們的攝像機，順便幫我們拍攝，結果攝像機被沒收，弟兄也遭到毆打。後來當我們正式進入中國攝製《十字架》時，就有一個心志，就是與中國的基督徒們一起體驗他們每天所經歷的。我們是蒙大福的人，被神揀選從事《十字架》的製作，就不該有膽怯的心。

由於《十五的月亮》與《神州》在中國的廣泛流傳，當我們進入中國時，家庭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都張開雙手歡迎我們。神為我們開了門，讓我們可以接觸許多教會許多人，讓這個計劃可以逐步地進展，由一個聚會點到一片聚會點，由一個城市到許多城市，由一個省到許多的省份。

每次我準備進入大陸時，太太都叮嚀：不要跟遠志明一起進去，他是中國政府“非常關心的人物”，你進入中國後“失蹤”了怎麼辦？不要拜訪某某系統的教會，他們參與了“信仰告白”事件，是大陸公安特意打壓的……我後來只好回答她，我已經夠恐懼了，但神要我參與這個計畫，我是非去不可，你多說，只是增加我“恐懼的心”，對我並沒有甚麼幫助。

我有許多“恐懼的心”，每次出門前，都要注意中國的時事。是不是正在舉行甚麼“大會”或是“全會”，政府是否又在“嚴打”，最近是否又有家庭教會被抄家……每次入關，都要擔心行李被檢查，所帶的VCD被沒收，或者自己被扣留。夏天旅行擔心太熱、蚊蟲太多，冬天擔心太冷，下雪天又擔心路途危險。每次坐火車或坐汽車，對滿車坐在禁止抽煙標誌前抽煙的人，滿肚子無奈。而每回上廁所，又都



是一次“探險之旅”。更不用說每次參加聚會，都要講一篇道，對我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挑戰。然而，當我在金沙江上游訪問傈僳族，坐著驃子爬上山坡時，我不禁從心裏感謝神，讓我有這樣的福分，在我體力還能承擔時，到這樣美好的地方訪問，我的一生，真是蒙了大福！

在多次旅行當中，我們曾遇見車禍、公安的監視，以及許多其他的危險。但是無數中國基督徒都在為我們禱告。

你如果問我，對《十字架》的事工，有甚麼遺憾？我要說，我們確實有許多的遺憾：我們應該更早，趕在許多見證人凋零以前，開始這項計劃。我們應該更早進入中國大陸，更廣泛地訪問更多的教會。我們知道，雖然我們訪問了許許多見證人，到過幾百處聚會點，但我們所見的，只不過是滄海一粟、冰山一角而已。在夜深人靜時，我常常思想，像《十字架》這樣的計劃，真是可遇不可求。相信沒有多少人，在他們的人生中，能遇到類似這樣的機會。但神竟然選召我這樣的人，成為這部影片的出品人兼製片人。當《十字架》影片將要出廠時，我不禁要再次從心底感謝神，我們一生真是蒙了大福！

《十字架》拍攝札記

■ 遠志明



《十字架》製作接近尾聲，《神州通訊/十字架專集》也要出版，可我寫些什麼呢？要在忙亂中將三年的經歷、浩繁的記憶和滾滾長江一般的感想，理出個頭緒來，我嘗試好幾次，辦不到，於是只好將過去的日記隨筆，摘出一些發表，算是對《十字架》這個時代大見證的一些小見證。

1

這些日子讀《荊棘中的百合花》、《中國聖徒的血跡腳蹤》、《沒藥山》等書，常常熱淚沾襟。又讀《迦南詩選》，愈發心潮澎湃。我新生命的伴侶，故土的知音，用血和淚吟唱著我心中的歌。不思量自難忘的民族情，突然在上帝愛中燃燒起來。上帝將一大群比親人還要親的人，一下子送到我眼前。我以前不認識

他們，如今卻彷彿從亙古就認識他們，我就活在他們中間，從來沒有分離過。

2

2000年11月3日，廣州花園酒家富麗堂皇的大廳裏，一群家庭教會的弟兄姐妹，先後和蘇牧師握手擁抱。人來人往中，這群人並不顯眼。我和大柱站在不遠處，默默看著他們。

忽然一個中年男子急沖沖奔來，沒等我反應過來，他已經緊緊抓住我的手：“我是明弟兄，終於盼到你回來了！”

“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我說。他和大柱握手時，我後悔自己沒有緊緊擁抱他。

一群人喜出望外，沉浸在一派歡樂中。

一家餐館的包間裏，進餐前一位年老的弟兄輕聲禱告：“阿爸爸啊……”然後一陣哽咽。謝謝你！你把弟兄平安帶回家，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一樣……”我怎麼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淚汨汨流下，浸透了潔白的餐巾。

那頓飯吃過些什麼，我一點兒也不記得了。

飯後離去時，我發現一個姐妹走路一拐一瘸，便問她。她笑瞇瞇地說：“公安抓人時，我翻牆逃跑，不小心摔斷了腿。高醫生托人給我動了手術，現在好多了，只是上樓梯時……”看著她平靜的表情，聽著她平靜的語調，不知為什麼，我心中湧起一股海浪一般辛酸痛楚的感覺。

在一間辦公室裏，明弟兄說：“明天各教會領袖在北京聚會，我想遠弟兄應該跟我一起去見見大家。”我很快回答“好”，眼光轉向蘇牧師和大柱。一向快言快語的蘇牧師，這時遲疑了一會兒。為安全起見，原計劃只在廣州停留兩天，就去香港和澳門。“好，我們一起去吧！”蘇牧師說。

四小時後，我們一起步出北京新機場。

晚上，友誼賓館，我和明弟兄睡一個房間。他很快便打起鼾來，我卻久久不能入睡。天還沒亮，他又爬起來禱告。我躺著沒動，也默默地禱告，淚水浸濕了枕頭。當我們互道早安時，他問我：“你感冒了嗎？”其實是我哭得鼻塞，聲音變了。

《迦南詩選》的作者小敏來了。遠遠望去，小敏完全像一個北京姑娘，近看臉上依然掛著河南村姑的純樸憨厚。她已結婚生子，家在北京郊區。

“唉喲！可見到你了！”她熱情握住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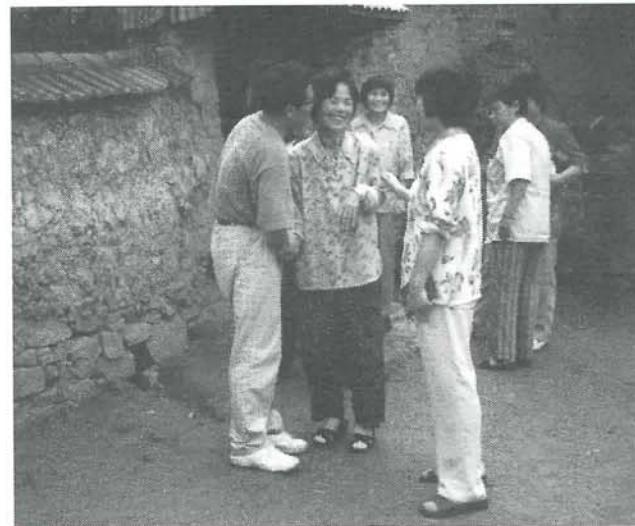
“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我問。

“明叔打電話，說月亮回來了。”我們都笑了。電視片《十五的月亮》，他們都看過。

小敏領我們來到一戶人家。這是一座平房，院子不大，已經排滿了自行車。廳房裡二十多人席地而坐。沒有任何介紹，蘇牧師開始講道。每個人都那麼安靜，一邊聽一邊作筆記。散會前一位姐妹站起來說：“大家一個一個慢慢離開，不要大聲說話。主保守你們！”只聽見一片沙沙起身聲和屋門吱呀旋轉聲，人們一個個來到院子裡，各自推起自行車，悄悄出了大門。

午飯是北方涼拌麵，地道極了。

小敏介紹同餐的一對年輕夫婦：“他們剛剛結婚。本來三年前就該結婚，結婚前三天，姐妹被抓，勞改了三年，弟兄就等了三年。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姐妹出來，三天後結婚。婚禮中我們在下面哭，他們倆可在上面笑呢！”在我們的詢問下，他們操著滿口河南口音連連說：“這不算什麼。這種事會發生的。三年不算什



麼。”（這就是《十字架》第三集裡春霞和海勝的動人見證）

下午，十來位傳道人圍坐一圈，等候教導。我悄悄對蘇牧師說：“好不好請她們講一講？”起初沒人開口。不一會兒，一個個見證，一個個生命，如訴如泣，有血有肉，奔湧而出。

有兩個女傳道人的丈夫不信主，曾以家庭暴力阻止她們出門傳福音，但她們恆久忍耐的愛心，大大感動了丈夫。

這位房東，一個年輕的北京姐妹，她那不信主的丈夫今天加班，她笑著說：“感謝主，這是主的安排！這房子是去年蓋的。當時我堅持要一個大客廳，聚會用，老爺子會心地笑笑，說，算是我服侍主了。”

一位姐妹說她不識字，我問那你怎麼讀聖經傳道呢？她說有人教她讀了聖經創世記前幾章和馬太福音，她就開始傳，就傳她所知道的耶穌。旁邊一位姐妹插話介紹，說她已經在北京郊區建立了十四間教會。

11月5號，另一家旅店，我們與一批家庭教會領袖相聚。激動問候之後，便是流淚禱告。讚美感恩的聲音是低沉的，卻像直達天庭的火焰一般熱烈。我介紹《十字架》拍攝計劃時，特別提到中國教會的生命見證，已經成為海外基督徒的巨大激勵，不要小看自己，神國的法

則不同於這個世界，跟著耶穌的鄉間小民，身上有最偉大的力量。

很快就散會了。下午到遠郊一個聚會點。那夜零下十幾度，風很大，返京時已無車可乘，兩個弟兄在寒風中步行到很遠的地方，給我們攔了一輛出租車來。

次日，我帶領牧師和大柱北京一日遊。在天安門廣場，我們每個人心中默默禱告。是小敏提醒我們，若到天安門，一定要奉耶穌的名，為中國禱告祝福，她說她們只要路過天安門就會這樣做。

3

2001年2月28日，搭聯航到香港，次日順利過海關入深圳。

夜住深圳有異夢。夢中聽說耶穌來到中國，被捕入獄，在監獄裏遭犯人毒打致死。忽然看見一大群人圍在田間地頭，聽耶穌講道。我擠上前去，聽到耶穌所講，不外乎馬太福音登山寶訓的內容，心想，為什麼沒有新話呢？就聽耶穌說：你們不明白！噢，這是一句新話。這念頭一出，耶穌就來到我面前，問我：某某某為什麼沒有來？我慌忙說：我馬上去叫他。

（這夢到此並沒有完）

次日到武漢採訪兩位弟兄和一所培訓學校，然後轉往安徽農村一處同工培訓點。晚上，剛出牢十幾天的成弟兄，和我同睡一張窄床其實是一條不到一米寬的木板，同蓋一條被子，打通腿。上床前，弟兄看我有些猶豫（我要認罪！）就出去找來另一條被子。夜間起身，發現弟兄下半身裹著被子伸在床外，腳支在地上。

4日上午分享、拍攝後，一弟兄開出租車，帶著我和沈、章二弟兄到縣城，改乘大巴前往河南。上高速不久，聽到“撲通”一聲，大巴震動一下，緊急剎車，強烈顛簸著向前滑行一百多米才停下來，就聽前面有人說：死了，肯定死了！這才知道出了人命。魚貫下車時，我

見前輪下，半截女屍卡在變了形的自行車裡。我們匆忙向車後方走去，想攔別的車趕路。路上有一些碎骨碎肉。我心中清楚這是魔鬼幹的。不僅我怕公安前來調查，章弟兄正在逃亡，沈弟兄也是保釋，不許離開本鄉的。大巴小姐喊著：大家不要走，另一部大巴很快就來，你們留下來也給俺們作個証。一輛出租車從相反方向駛來，減速，掉頭，拉上我們走了。車上章弟兄不住禱告。沈弟兄喃喃地說：倒是不害怕，只是寒心啊！說了好幾遍。

上午九點出發，換乘過大車、小車、三輪車、拖拉機，走過公路、土路、崎嶇不平的幹泥路，到夜裡十二點多，到達河南一個小鎮。一輛小拖拉機早已等在那裏。正要上車，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一個女人，咿咿呀呀，像個啞巴，百般糾纏。在四面死寂、寒氣逼人的深夜，朦朧的月光，照著這個生龍活虎的奇怪女人，委實有些陰森恐怖。沈弟兄說：一定是被鬼附了。我們上車吧。

小拖拉機撒歡一般顛簸在鄉間小路上，我坐在後面拖斗木板上，顛得屁股生疼，只好雙手支住木板，不讓屁股著地。大約一個小時後，終於進了一個小鄉村，中原福音的一處發源地。豐盛的夜餐。農家弟兄早已宰雞燉肉。次日，採訪聚會，醫病趕鬼，又到附近兩個培訓學校採訪。近百個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獻身者。

晚上，有人接我和章到縣城，洗個澡，住



在王姨家中。那是一個聚會所。王姨給我添了一雙鞋和一件毛衣。

下一站是明弟兄的家鄉。在當年點燃聖靈之火的屋子，和主人一起吃了午飯。下午拜訪小敏父母。晚上採訪春霞、青雲等人。

7日參加一聚會。一位老弟兄認出我，拉著我的手流淚，不說話。下午到某市，同幾個姐妹和她們不信主的丈夫講福音，都是文化人，末了都願意信主。

攸姐妹說北京街頭有小攤暗賣《神州》。徐弟兄說他們已複制五千套《神州》。

4

中國政府連抓數名美籍中國學者，中美關係因戰機相撞、售台武器、人權提案等事件突變，美國務院對中國學者發出回國警告，謝文杰等人包括我太太都勸我不要妄動。我一度打消原定五月初回國計劃。

2001年4月13日下午兩點前後，我到辦公室外面一條小徑上，邊走邊為這件事禱告。一隻小黑鳥，像是黑喜鵲，落在我腳前，不驚不慌，輕輕跳著，不時啜食。我心想，它為什麼不怕我呢？受了傷嗎？不像。莫非……，正想著，小鳥向前跳了幾步，我也向前挪了挪。又一隻小鳥飛來，兩只鳥一齊慢慢向前跳躍著，我就一點點緊跟著。它倆飛到一棵松樹上，我站在那裏，不知何意。忽然它們飛起來，飛到了小河對岸。原來小徑旁邊是一條小河，眼下雖已進入旱季，小河裡水流不多，但仍有三、四米寬，河坡上又滿是荒草，人是不能過河的。那兩只鳥落在對岸河坡上，回頭看我、等我。我低頭細看腳下，發現這一段兩岸河坡上都鋪了黃璨璨的稻草，又有細網罩住。我悄悄走下去，又發現小河流水中間，有一串墊腳石，接通了兩岸。我心裡一陣激動。啊！你想告訴我什麼呢？我可以回去！這是我心裡第一個反應，也是最後一個反應。天使引導我，神必保佑我。

5月2日，我和林弟兄飛往北京。

次日晨三點醒，四點出，上午拍攝大學校

園，中午許基康一起就餐，下午幾位教會領袖來到，談五十年福音史(只錄音未錄像)。

4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拍攝衆傳道人。下午一起飛濟南。次日聚會、採訪後，前往鄉下。許留濟南。此後數日，走訪多人多處。臨別晚上，交通禱告，夜深人靜，歌聲動聽。凌晨回京，休息，洗澡，吃火鍋，次日晨返美。錄十一盤。哈利路亞！



5

6月3日作曲家黃安倫飛來我家，聽小敏詩歌，看教會錄影。5日起離美，6日到京。

兩姐妹從鄉下來京迎接。在海潮般的人群中，黃安倫遠遠就認出她們。他說她們兩人臉上映照出神的榮光。果不其然，兩姐妹風塵撲撲來到我們面前。晚上一起乘火車南下。

一系列採訪。在一個小村莊，許多弟兄姐妹前來唱詩禱告。這裡大旱已久，今夜下雨。

9日，屋外雨聲淋淋，屋內歌聲陣陣。這次黃安倫來，要體驗家庭教會生活，尤其是他們的歌聲，為《十字架》音樂熱身。他也很能講。他講我錄。

晚採訪一個殘缺不全的家庭。家中婆婆、兒子因信仰被處死。路泥濘，夜黑暗，人靜謐，家淒涼。妻子、兒子膽怯。二十歲的兒子說話不敢擡頭。爺爺站在大門外瞭望。(這個故事沒有選入《十字架》)

10日清晨五點上山。山上有一座房子，四周是竹林。六點開始主日聚會，這是為了避開公安。院子裏二三十人。外面山頭上，有一位弟兄瞭望。一個年輕人，目光狡黠又傲慢，舉止不像基督徒，大聲吐痰，躲避錄像，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邀請他。會後他一直跟著我們，直到我們散開。鄧婆婆說，此人來過一兩次了，說是從法輪功那邊來，想瞭解一下基督教。這個縣基督徒受迫害最甚，風聲最緊。那天，神不讓我開口，我沒有開口，只是錄像。

一位小姐妹，家庭聖經學校的學生，手抄《神州懺悔錄》一書，抄了兩套，滿滿四大筆記本，供同學們傳看。她來一起吃午飯。（後來送給她幾本《神州懺悔錄》，我也得到她的一套手抄本）

下午到達縣城，在一家鋼琴店，黃安倫不小心露了一手，該市鋼琴老師大為驚嘆，非要他留下尊容（合影）不可。

次日傍晚，我們到了另外一省的一個培訓點。五十多位二、三十歲的傳道人列隊歡迎，令我和黃安倫大吃一驚。晚住一農家，這家五個兄弟熱心服侍主。

12日採訪傳道人，個個年紀輕輕，個個身經百戰。好幾位復員軍人。唱歌，跳舞。一女孩將多首迦南詩歌編成舞蹈。晚上農家老漢唱歌、說快板，唱戲、說快書，土味十足，精彩極了。

6

7月23日晚到京，次日晨謝文杰到，準備飛銀川採訪以巴弗老人。當天無銀川機票，只好臨時聯絡楊姐妹找袁相忱採訪。電話上沒多說，徑直搭車來到楊家門外，我一下車，她就把我拉到一邊：你是遠弟兄？我點點頭。她隨即躡進車裏，直奔袁相忱郊外的家。那天下雨，為安靜採訪，要關窗，關電扇，於是汗流浹背。當時得知8月4日週六300人北京郊外受洗。

25日上午飛銀川。酷熱的銀川，一間小屋

子裏，幾個耶穌家庭的後代和我們一起等待以巴弗老人的到來。想到老人已經七十多歲了，我說，去接一下吧。他們說不用接，老人自己會騎自行車來的。正說著，一個瘦小的老人進了門。他比照片顯得更加瘦小。他嘴裏一口整齊潔白的假牙，眼睛炯炯有神，說話底氣十足，一接觸就令人振奮。那時桌上已經擺好飯菜，我正要請他上座，旁邊的人阻止我，說今天他禁食。他坐在一旁，無言無語，安靜極了，和後來在攝像機前作見證時那種激情煥發的樣子，判若兩人。採訪進行大約一個小時。那房間太小，我只能把攝像機放在炕上。老人談話時，不停搖動，又呼嗒呼嗒煽扇子。但我不忍心阻止他，恐怕也不能阻止他，因為他就像一團已經燃燒起來的火。（去年12月他已安息主懷）

傍晚叫一輛計程車到以巴弗服刑監獄（銀川風機廠）大門外拍攝，那時正有一隊光頭犯人在門口勞動。隨後拍攝以巴弗居住的小屋和一座漂亮的新建女子監獄。





26日清晨六點飛成都，立即到郊區孤兒院，孤兒們從田間跑來迎接我們。一座農家小院裏，十幾個孤兒快樂地嬉戲、唱歌、見證。小院後邊是竹林，很美，我正在那裏拍攝孤兒們的身影，忽然謝文杰趕來：快走，公安來了！我們慌忙撒腿向田間撤離。後來才知這是一場虛驚。成都街上吃晚飯，辣極，熱極，我亦當街赤背，如當地男人一般。晚住一傳道人處，蚊子咬，全身紅疙瘩。次日躲進賓館避難。白天除採訪培訓班、傳道人，我和謝也步行成都，採了不少風景。吃飯仍是大問題，千叮嚀萬囑咐不要放辣椒，還是辣得不能吃。好不容易發現一間麥當勞，點了三明治，中間夾的牛肉也是辣的。

此後幾天飛昆明、長沙採訪，回京拍攝袁相忱給三百多人施洗的動人場面。雖然我沒有掌機，躲在一旁，卻有三人先後來提醒我：我知道你是誰！

7

第八次到家庭教會已是11月。這次有一位專業攝影弟兄在京等候我們。採訪河南幾位教會領袖，專訪謝模善，再訪袁相忱。在北大團契主日崇拜短講，幾個學生認出，興奮得咬耳晃頭，我心中也湧出一陣歸家的溫馨。

城市採訪遇到了農村不曾遇到的難題。一些深受海外某種宣教路線影響的城市傳道人，拒絕接受採訪，理由不外有三：保護小羊、自身安全、不願出名。我們都理解。另有一些傳

道人願意不顧一切為主作見證，相信主會保守看顧自己的羊群。一位博士傳道人說：傳福音有犧牲，這不是必然的嗎？這不是應當的嗎？這不是主的榜樣嗎？這不是主加的錘煉嗎？這不是主賜的福杯嗎？我們也很理解。林獻羔弟兄說：沒有坐牢四百人，坐完牢到了九百；九零年抄家，沒有抄家九百，抄完家慢慢慢慢地，一直到了二千。越逼迫，越蒙恩。記述至此，我想到一個題目：十字架的品格，值得講一講。

在上海參加一個大學生團契。講道後採訪前，帶領老師問大家，誰若有顧慮不想在《十字架》中露面，可以不接受採訪。結果每一個同學都樂意接受採訪，氣氛熱烈，令人感動。原計劃採訪另一團契，一直熱心的帶領同工忽然發來一個短信息：“親愛的遠弟兄，這次我們的領導（隸屬某海外宣教機構）不同意您來團契，但請你相信，我們眾弟兄姐妹都很愛你，相信以後會見到你。”

8

第九次是冬天，去東北拍攝雪天聚會，凌晨五點鐘，野外禱告，零下40度，一分鐘不用手捂一捂、搓一搓耳朵，耳朵好像就要掉下來。謝文杰、黃安倫和他的兒子凱冬一起前往。（凱冬回到多倫多後不幸溺水，安息主懷。）

第十次是夏天，去溫州、廈門、海南島，熱得不亦樂乎！光著身子和漁民弟兄們一起喝椰子，一起出海，真是不亦樂乎！



回到上海準備返美時，接到消息，河南唐河幾十名主要同工被東方閃電綁架。建議立即向公安局報案。他們有顧慮。那時我被公開跟蹤監視錄像，一直到飛機離開上海浦東機場的跑道。感謝神的保守，此次攝製31盤錄影帶平安帶回美國。

9

此後我就再也沒有回去採訪。我們開始《十字架》的後期編輯製作。神派張微姐妹前來協助。她是電腦專家，又有文學藝術恩賜。從500多個小時的資料中精選出幾十個小時，再把這幾十個小時的資料輸入電腦，編輯成四個小時的片子。看資料時，張微常常淚流滿面，有兩次竟然號啕大哭起來。勞則成弟兄退休以後，義務前來幫助製作《十字架》。他家在華盛頓DC，母親和岳母均已年邁，只有太太Esther一人在家照顧。勞弟兄事無巨細，擔負辦公室繁忙的工作，常常做到深夜。他們一家為《十字架》作出了犧牲。我也知道這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說不盡。很多寶貴資料，確實是出人意料獲得。香港復興教會存有十幾年前中國家庭教會的錄像帶，他們完全無條件提供，好像是神專為《十字架》預備的。有一天，王永信牧師寄來王明道的錄影帶；有一天，黃錫培弟兄寄來義和團大屠殺中殉道者的資料；有一天是孫亦因，有一天是宋天真，有一天是王長新，資料源源不斷寄來。又有一天，洛杉磯小群教會水流職事站邀請我前去講道，就在那裏，我發現倪柝聲弟兄的寶貴圖片和實物。我也要感謝神，在最後四個月，王子因和周珊夫婦，在劇務、製作、美工各方面幫忙。馮秉誠的兒子馮喆，學的是電影專業，成為我們及時的幫助。

《十字架》不像《神州》。《十字架》事先沒有劇本。事實上，我對中國教會50年來的經歷和今天的光景，並不十分了解，我必須帶著攝像機進入中國教會實地調查研究，採訪收集，同時體驗生活，然後在浩繁的真實資料中，

理出頭緒，進行創作。沒有請剪輯師，只能由我一邊看，一邊想，一邊剪，一邊寫。剪輯就是寫作，寫作就是剪輯。說實話我很累。雖然神在不同時候派不同的人來幫助，但我也知道神給誰的十字架就由誰來背，這是無法逃避的福份。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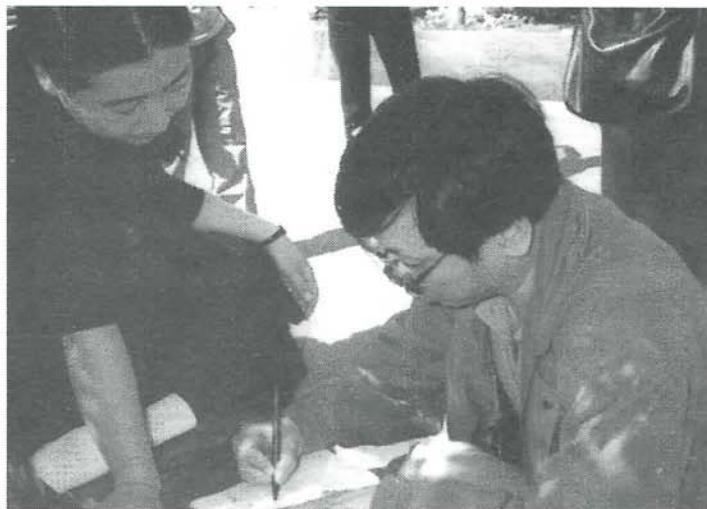
謝文杰弟兄再次進入中國，帶領攝影同工前往東北和雲南少數民族地區採訪。他告訴我，騎著毛驢進山，巔的屁股生疼，我很羨慕。我感謝神將我們搭配在一起。謝弟兄和我異像如此相同，以致我不得不相信這是神的搭配。在任何情況下，他總是我身邊的力量、智慧和勇氣。有時候我覺得，對我來說，他的存在比我自己更重要；對神的託付來說，他是一位比我更堅定的獻身者。他的心一直在中國福音的最前線。除了將福音傳開、讓神得榮耀，他沒有任何別的心思意念。這樣只矚目上帝大使命、不在意人間小事情的傳道人，這樣只順從天上道理、不顧忌天下是非、不理睬人為羈絆的傳道人，實在難得！可以說，沒有他和他太太的擺上，不可能有《神州》，也不可能有《十字架》。大柱、大雄、裔安、基康幾位董事的同心合意，成為《十字架》製作過程的堅實磐石。我也要感謝我的太太劉麗莉，頻頻外出的日子，分擔不了一點兒家務，即使在家也常常忙得忘了去學校接女兒回家。她和女兒從來不抱怨我，不管我留給她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多麼少。



這才是神聖的殿

——編配《迦南詩歌》隨想

■ 黃安倫



德國詩人海涅說過：“音樂是天上的聲音，因為天使一定都是以音樂為職業的。”作為一個音樂工作者，我對這句詩一般美麗的言語，已有無數次深切的體驗，但它們都沒有我第一次聽到小敏的歌來得那麼奇妙。

小敏的歌是在一九九九年我為《神州》作曲期間，遠志明介紹給我的。那天，傳真機一陣響，一頁簡譜已送到我的書桌上，標題是《這裏有神的同在》，一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歌。“一定要把它寫進《神州》的音樂裏！聽聽吧，這是真正咱們中國的聖詩！它已經響徹大江南北……”遠志明這樣熱切地告訴我。

天上的歌

河南村姑，從未學過作曲，僅有初一的教育程度，從十九歲起至今已創作了近千首歌……這些令人驚訝的故事都沒有歌曲本身來得震撼。每次聽到小敏的歌，我都感到一股奇異、神聖而又敬虔的力量運行在其中。

《這裏有神的同在》這首歌貌不驚人，僅僅一個九度的音域，曲調“土得掉渣”，平實

到了幾乎“不起眼”的地步。在錄像裏，一群老鄉拍著手起勁兒地唱著，可以說沒有一個音是準的，但一股神聖的力量一下子就把我的心奪走，緊緊地俘虜了去。這股力量只能用“排山倒海”和“直上九霄”來形容，後來在莫斯科與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錄音時，熱情的俄國音樂家們也都領悟到了這一點。記得一曲剛盡，大家一陣鼓掌歡呼，我還要趕快向他們解釋：

“這樂曲實在不是本人的作品，而是出自我們中國河南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小姑娘之手，我只不過是把它配成了管弦樂而已。”俄國同行們驚訝的表情，我至今仍歷歷在目。

年前，北京一個學作曲的大學生認真地向我求教，拿來一首標題為《小金魚》的鋼琴獨奏。她的樂曲比起現今不少不知所云的東西，已經算是有些調調的了。我問她：“難道就沒別的好寫了嗎？”她不解地看著我：“老師您看，金魚在魚缸裏一竄一竄的，不是很有趣嗎？”又有一次，一群臺灣的作曲學生圍著我暢談，我告訴他們我還是贊同“文以載道”

的境界的。不料同學們大嘆：“啊呀，老師，老背著這些，多累呀！”我想，這些就是當今年輕人的心態？

我一定錯了，至少，小敏和她的朋友們就剛好相反：“腳步急匆匆踏上征程，身披月色頭頂繁星，要給那黑暗的茅屋點亮一盞新燈，給那五十六個民族帶去和平……”她的歌詞，一掃當今歌壇“情呀愛呀”的陳腐空氣，把人們的心情從“塵土中”一下子“高舉”到天庭。“主啊，我讚美你，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尋，……因為你愛了我，你的愛充滿整個宇宙，充滿整個山河！”民族心、中國情在她的歌裏不僅格外深厚，而且超越了國界“我們擁有一顆赤誠的中國心，愛民族，愛同胞，愛地上的每一個人。”

在這個一切講“效益”、講“利益”的世代，小敏卻唱出：“拋開屬地的追求，前往靈程高處走，世界對我已淡然如水，說什麼富有享受？……”；“跟隨主的人，無數又無名……是因耶穌的愛火在心中燃燒，我們都願意獻

上一生。”

不僅是熱烈的深情，豪邁的心聲也令人蕩氣回腸。且看小敏不到20歲時寫的這一段歌詞：

“主啊，願你拉著我們的手，在風雨中行駛。主啊，願你牽著我們的心，飛往世界各地。願你的精兵從這裏走出，願你的隊伍在這裏崛起，願將福音的火把傳遍天涯，傳遍地的四極……有一天中華要興起……”。

這僅僅是“小調調兒”？不對！小敏非常年輕，在她純樸的歌曲中，音樂卻充滿了蒼桑和巨大的能量。她的旋律往往從一個深沉的低音開始，比如《感恩的淚水》或《主啊我算什麼》，然後出乎意料的，樂曲卻會在“黃金分割處”以八度甚至十二度的大幅度上揚，難怪其宏大的氣勢經常令人血脈噴張，熱淚盈眶。

我自己早就立志一生獻給中國的聖樂。當我懷著一顆敬畏的心，細讀遠志明送給我的厚的《迦南詩選》，我實在是驚歎不已。這哪裡是出自農村小女孩的曲作？這分明是個神跡，非人力所為！遠志明說得好：“如果這幾百首歌是出自你這個耶魯出身的作曲家黃安倫之手，就顯不出神的作為了！”

我常想，什麼時候能和小敏一塊兒聊聊就好了。

河南——北大荒

我們這些“老三屆”，對中國的農村，永遠心存一份最親切的感情。機會終於到了。參加《十字架》的製作，使我得以再回到祖國的鄉間。

那年盛夏，在北京的街頭，我和遠志明正急切地等著從河南鄉村來接我們的人。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面，真是奇妙，在茫茫人海中，我一眼就看見兩個農村婦女，她們是這樣的與眾不同，面孔紅撲撲的放出光亮，正兩腿生風地向我們急步走來，其中一個正是小敏最親密的



姊妹春霞！

很快，我們到了小敏的家鄉。可惜這次她不在，我們和她擦肩而過。一條粗壯的鄉下漢子早已一步跨過來，把我們的手緊緊握住。呀！他不就是鄭叔嗎？不就是那位被關了十一次，家當散盡卻仍然笑呵呵地到處傳福音的鄭叔嗎？

緊接著就到了鄉間主日崇拜的日子。這是一次真正的“中國早晨五點？”沒有巍峨的殿堂，

啊，求你寬恕他們，拯救我們的民族；主啊，感激你的大愛，求你的福音早日傳遍神州大地；求你的救恩降臨地的四極！”

在晨霧中，我和遠志明攀上屋頂，他拍下了此行一些最美的畫面。此時，在屋裏傳出的歌聲和禱告聲中，我們看到男女老少已經三五成群地從各方進村，聚集到這間農舍。房子很快就擠滿了，後到的就席地坐在院子裏和牆上。



此照片為黃安倫的兒子黃凱冬拍攝

沒有鋼琴風琴，連足夠的燈光都沒有，更不用說冷氣了，崇拜就在一處最普通的農家開始了。

天還沒亮，小小的山村還在黑暗中。在閃爍的晨星下，這樸實無華的農舍亮起了幾盞燈，幾十個年輕人已經聚集在廂房裏，列成好幾排面對面地跪下。他們在春霞的帶領下，讀一段聖經就禱告一段，然後又齊唱一首小敏的歌。當大家各自放聲禱告時，聲浪真是震耳欲聾。我親耳聽見，他們沒有一個人在為自己的事禱告，每張年輕的面頰都流滿了淚水，人人高舉著雙手向天呼求：“主啊，我們的同胞不認你

鄭叔手捧聖經以他濃厚的河南口音講道……人們渴求真道的眼神……以原汁原味的鄉音，春霞揮動雙臂指揮大夥唱歌，大夥則鼓著手掌起勁兒地應合，帶著眼淚和歡笑唱啊，唱啊……那股奇異、神聖而又敬虔的力量就這樣運行在人群中小敏的歌原來是這樣的！

我直到大半年後才有機會見到小敏本人。初次見到她，那印象實在是難以言傳。“黃老師，您好！”她親切地微笑著，握住我的這雙手顯然比一般女孩子大了一號，好一個農村姑娘！烏黑的長髮仔細地紮在後面，一襲黑色的

大衣襯托著端莊的面容，沒有任何多餘的修飾，在京城街頭滾滾的人流中，這絕對是一個最平凡的年輕女子……我很快就發現，我又錯了。

我們一起去到北大荒，這是一次元宵節的聖樂崇拜。幾千人齊聚的大劇場座無虛席，掌聲中，小敏穩步走到舞臺的中心，用她那年輕又富有磁性的女中音呼召：“咱們一起唱首歌好嗎？”幾千人熱烈地一聲吼：“好！”我手中的相機差一點震掉。小敏伸出手臂：“那好”，她唱出第一句：“這裏有神的同在喲，一！二！！！”排山倒海的歌聲，鼓掌聲霎時充滿整個劇場，聲震環宇，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等場面。在歌聲中，我的眼淚嘩嘩地流。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萬軍的統帥耶和華”。這次兒子與我同行，他把我拉到一邊，說：“爸爸你見過天使嗎？”他指指正在指揮幾千人合唱的小敏：“她不就是嗎！”

當然是了！當地朋友告訴我，一九九七年時，這裏只有幾千名基督徒，“自從那次小敏和她姥姥來這裏探親，帶來了福音，短短五年，此地的基督徒如今已經超過了十萬。為了這次元宵節的聖樂崇拜，本地每一個教會只有兩個名額，劇場幾千個坐位，根本分配不過來。”

我暗暗喝彩：“小敏，好樣的！”

我不能用“嫋靜”這樣的詞來描繪這位小妹妹，但小敏真是很特別。她的話不多，往往在大家熱烈交談的時候，她自己已經把眼閉上，進入與神相交的禱告狀態了。可惜這次因為忙，沒有更多機會和她詳談，我只來得及翻看了一下她厚厚的手稿本。真奇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歌詞，卻沒有樂譜。“我的譜寫不好，歌全是弟兄姐妹們幫我記下來的。”小敏說。

“那，如果他們不在身邊怎麼辦？”我問。

“就全靠那個小答錄機呀。無論在哪兒，每當我聽到了心中的歌，我就會對著那小機子唱下來，以後他們再幫我記錄，然後大家教大家，歌兒就傳唱出去啦……”。

莫斯科——北京

不久，經過年餘的緊張籌備，《十字架》的音樂部份也到了關鍵時刻。我們都覺得，全系列片的音樂，非小敏的歌兒莫屬。按遠志明的構思，不僅我得為她的幾十首歌編配成交響樂與獨唱甚至大合唱的藝術形式，而且還得以她的歌為主題，“結合那首人人會唱的《十字架》，寫出一首‘突破所有經典曲目’的二胡與管弦樂的大型器樂作品，貫穿全片。獻給主的，就不能僅是好的，而必須是最好的！”

對遠志明這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力拔山河的氣概，我佩服之餘，也不禁捏了一把汗：這行嗎？畢竟，咱們這小妹妹“土得掉渣”的中國鄉下歌兒，能和西洋那一套合在一起嗎？這流傳幾百年的西洋聖詩《十字架》再好，和咱們純中國的二胡、小敏的歌兒混合在一首樂曲裏，能協調嗎？以我有限的能力去追求這最高的藝術水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憑著聖靈的指引，居然能把這項工作完成，令大家滿意，我自己也不禁嘖嘖稱奇，心中惟有向上蒼感恩。

世界級的莫斯科俄羅斯愛樂樂團及俄羅斯國家合唱團的錄音，全都安排好了。那天在莫斯科巨大的錄音棚裏，謝文杰夫婦，遠志明，攝製組，成百的交響樂團、合唱團的俄羅斯音樂家、歌唱演員和咱們的二胡獨奏家高韶青，



齊聚一堂；賴德梧神奇的指揮棒一揮，《感恩的淚水》率先以中文發出轟鳴，美麗的中國聖樂頓時響徹每個角落。我感動得熱淚奪眶而出。我和遠志明幾乎同時捶胸頓足：“不行！小敏一定要在這兒！現在！！！”

這事兒本來就在計畫之中的，但在中國就是辦不成。沒想到在莫斯科接應大家的朱媛姊妹神通廣大。“這事就交給我吧！”她一拍胸脯，不出三天，在遠征的陪伴下，小敏已經

“空降”到大家中間了。而且，根本沒有喘息的時間，第二天一早，她已經被我們推到了莫斯科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面前。

他們的團長就是著名的俄羅斯功勳人民藝術家、俄國華裔作曲家左貞觀。左先生熱情地向大家介紹：“這就是她！咱們忙了那麼多天包括上回《神州》的插曲大家好喜愛的這些美麗的中國歌兒的作者：小敏！”全場一陣歡呼！

小敏使勁兒扯我袖子：“不行，不行。真讓我唱呀？黃老師，這可不行，這輩子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樂隊呢！”

“你一定行！賴指揮和大家都會配合你的。沒時間了，來吧！”我把她硬推到樂隊中間。

樂曲前奏響起，小敏隨即忘我地放聲唱起來，曲終，一片驚歎。這是我今生所聽過的最美麗的音樂！多麼奇妙，億萬人傳唱的歌曲的作者——咱們這位鄉下“小土妞”，世界一流的交響樂團，全都交織在一起啦！要是再細聽她的唱詞，那才更奇妙呢！小敏選唱的詞是：

“主啊，我算什麼，你竟顧念我，讓我站在你面前，為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麼，你竟抬舉我，讓我生在中國，迎接大收割！”多麼謙卑而又多麼高貴！巴赫在每一首曲作的左上角，都恭敬地寫上“榮耀歸主”四個字，我崇敬了他一輩子，如今卻是第一次親身經歷這樣崇高的境界，而且就發生在自己的眼前！

大家把握機會，好好地和這位鄉下來的小妹妹聊了一通。特別是那天中午錄音後，朱媛安排我們去莫斯科大劇院看芭蕾舞。走在街上



的時候，我還在問小敏：“你究竟是怎樣把這麼美好的歌和詞寫出來的呢？”

“黃老師，我從來沒學過作曲，怎麼會寫呢？！”小敏微笑著，連大指揮賴德梧先生都驚訝地瞪大了眼睛。

我記起她給我看的那僅有歌詞的手稿，“那，一首歌唱出來，你總要構思的吧？”

“我也不會構思，說實話，憑我這初一的文化，什麼‘主語’，‘謂語’，‘名詞’，‘動詞’，我到今天還是鬧不清。”

“那你創作了八百多首歌（當時是2002年），傳遍了海內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小敏侃侃而談：“黃老師呀，我很清楚，我只是神的一個器皿，因為我知道那些歌都不是我作的，都是從上面來的！”

“我平常——比如現在——腦子裏就完全是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然後，無論我在哪兒，在主日崇拜的時候，在山裏、鄉間，走在宣道的途中，在自己靈修的時候，甚至正在給孩子洗澡的時候，完全沒有預感地，一首美麗的歌就會連詞帶曲兒地在我心中響起。我是如此清楚地聽到了它，以至於非趕快把它唱出來，否則什麼也幹不了。”

“早先我還小，那時家裏窮，上不了多少學，文化程度差，學習神的話語也很不夠。不少歌兒來到我心中時，我受到感動，就這麼唱

出來，記下來了。可是幾年以後，我才發現唱詞原來竟是源自當年我還從來沒讀過的聖經章節。您說，我怎能不驚歎？我怎能不讚美主？”

“你每次都是詞、曲一起唱出來的嗎？”

“對呀！而且真是奇妙，如果有什麼事兒，比方孩子哭鬧，把我打斷了，我只好停下來伺候這些事兒。可是不管我什麼時候重新開始，那記憶就還能接上，那歌兒還在那兒等著我唱完吶！”

我有意試驗一下她這個“記憶”，就胡亂說了一句：“那好，小敏，你那第一百零六首歌是怎麼唱來著？”

她想都不想地就以手擊節，不慌不忙地唱了出來：“哦，那首是：我們所信的神，用虎口量穹蒼……”

“那第六百二十二首呢？”

“哦，那首是：末日的審判臨近，那日大而可畏……”

這簡直賽超級電腦！

我們正在驚歎，小敏又開口了：“黃老師呀，我現在有一首歌兒，您能幫我記一下嗎？”

“我的上帝，這可是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啊！”我以手拍額，激動地跳起來。大家趕快停在路邊，情急之下賴大指揮趕忙扯了幾頁破紙遞給我，我蹲在小敏的身邊拿起筆，她就這樣開唱了。連詞帶曲兒，打著拍子，她唱一句，我記一句，很快，兩張紙都記滿了。怕記不准，我親自又唱一次，小敏親自校訂，我再謄寫一次，事情就這樣完成了。好一首氣勢宏大的歌曲，聽後大家都歡呼起來。

“歌名就叫《神愛中華》吧，這就是《迦南詩選》的第八百六十八首了。謝謝黃老師！”小敏也高興極了。

怎麼能謝我呢？只有感謝、讚美上帝，讓我們竟能這樣親身經歷了一次他的大能！遠征一把就把歌譜搶了過去：“這首歌是我的了，回到北京後，我立刻就要製作出一個音樂影碟！”（此MTV已由遠征完成，並在中央電視臺

播出！）

我後來對小敏說：“別再叫我什麼黃老師了！我怎麼是你老師呢？我還是當你黃大叔吧。”她開心地笑了。

這時賴大指揮說：“這幾天我想來想去，現在終於明白了。大家看，小敏的相貌不正和達芬奇的《蒙娜麗莎》一模一樣嗎？”大家都同意。

不久，錄音工作在北京達到了高潮。祖國第一流的交響樂團、合唱團在青年指揮家蘇文星的指揮下，把小敏歌曲中純粹的神州韻味絕美地詮釋出來。這是在一座部隊著名的錄音棚，我與小敏合作無間。記得錄音師細品這些《迦南詩選》精品的詞曲，不禁搖頭晃腦，不斷對小敏說：“好，好！太棒了！要是咱中國人能多唱些這樣的歌，人心能好多少啊！”

我再次看到那股奇異、神聖而又敬虔的力量運行在人群中。樂團與合唱團的朋友們大部份都不是基督徒，然而，音樂溫暖了所有人的內心。錄音尚未完畢，已經有好幾個人過來問小敏“怎樣信耶穌”的事了。

愛森那赫——巴黎——紐約

為了這次《十字架》的製作，神州傳播協會在音樂方面下了大功夫。在我的記憶裏，咱們中國的聖樂事工，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大動干戈過：在遠志明，謝文杰的親自監製下，我們除了請到世界級的交響樂團、一流的獨奏家、獨唱家、合唱團，以極高的水準錄製了配樂外，還把這些錄音製成了數款不同的音樂镭射盤發行，包括高韶青演奏的那部以小敏歌曲為主題的《中國暢想曲第五號》。所以，這近三十首小敏的歌，每一首我都起碼要編配三個方案，一是為“獨唱家及合唱的”，二是為

“大家用的”卡拉OK；三是用鋼琴伴奏的。很快，第四方案也得趕寫出來。北京的蘇文星指揮提出，錄音時，不少鄉村的弟兄姊妹“唱不



上去，四部又太難，您給我們配一個二部合唱的版本吧！”神州傳播協會更顧念到各地教會詩班的需求，在遠志明和小敏共同的精選下，一份五十首的單子很快又交給了我。這樣，第五個方案也編配了出來，這是一本附有簡譜的四部合唱式的《迦南詩選五十首》線譜精選集。

我的工作從來沒有這樣繁重過，但卻充滿了喜樂。精緻嚴謹的和聲、對位，把小敏歌曲中聖潔而又恢宏的意念更深地發掘了出來並大大地發揚。

在緊張的寫作過程中，我的目光不斷被牆上巴赫的畫像吸引過去。這不是人們常見的那幅這位“音樂之父”六十多歲時的肖像。在我牆上這幅畫像中，巴赫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朝氣蓬勃，意氣風發。就是這個年輕人，生活在愛森那赫這座馬丁路德的小城裏，以一個小小教會的司琴開始了他一生的音樂事奉。他的音樂大部份都是為教會所用的聖樂，他更是在每一部作品的左上角都恭恭敬敬寫上“榮耀歸主”。那時，宗教改革震盪了整個歐洲。天主教的格裏高利聖詠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了，在馬丁路德的親自帶領下，新教的詩歌早已響徹各地。巴赫的幾千部作品中，有一套稱作《三百七十一首四部合唱曲》，就是他把當時鄉民們傳唱的聖歌“小調調們”編配的結果。這套作品已被公認為整個西方近代音樂的基點。

年輕的巴赫在畫像中注視著我，好像在說：“神州的弟兄姐妹們，現在看你們的了！”編配著小敏的歌，我提筆更加戰戰兢兢，也為自己能參加這項偉大的事工而更加感恩。小敏唱得好：“主啊，我算什麼，你竟顧念我，讓我站在你面前，為你唱一首歌。”沒有神的顧念，我真是連灰塵也不如啊！

小敏的歌也為所有關心中國藝術發展的人們不光是音樂展示出一條唯一的出路：沒有神，沒有神的顧念，一切都只是枉然。

音樂有多麼重要？聽聽巴赫就知道了。

那一次巴黎之行真的令我感悟良多。巴黎聖母院遠志明和寧子都描繪過她那神聖的氛圍給人心靈的震撼。那天秋高氣爽，遊人如鯽，精美的建築、美術作品及華麗的浮雕無一不令我讚歎，但人聲嘈雜中總是覺得缺了什麼；後來到了聖日爾曼大教堂，靜悄悄的，更覺得空洞，淒涼；直到傍晚去聖心大教堂，一曲巴赫美麗肅穆的管風琴聲從半山腰傳來，我才感悟到：神的家，怎能沒有音樂呢？

記得北京音樂廳重建完工時，所有京城音樂界的朋友們都讚歎這座“神聖的音樂殿堂。”如今，它已被更加富麗堂煌的國家大劇院音樂廳取代了。對此，我常常想到，其實一座殿堂是否“神聖”，要看有沒有那股“奇異、神聖而又敬虔的力量”在其中運行；而且只有那種可稱作“天上的語言”的音樂，才能成為這股神聖力量的載體。

套用一句很不恰當的俗語：“廟不在大，有神則靈。”現今世上，每天眾多顯赫的音樂獎項、獎金在各式“神聖的殿堂”中頒發，其中有多少是屬於“天上的語言”？憑著良知即可知道。小敏的歌至今尚未進過任何一座這類殿堂。沒有神的殿，就算是以鑽石築成，又怎麼樣？她家鄉那所主日崇拜的小茅屋不知比這些所謂“神聖的殿堂”神聖多少倍！

現在最流行的說法是“美就在你的心裏”，可是人啊人，其實你可靠嗎？最要緊是“神在

不在你的心裏”。有了神，聖殿就在人的心裏。米開蘭基羅說：“……好的畫，迫近神而和神結合……它只是神的完美抄本，神的畫筆的影子，神的音樂，神的旋律……”

巴黎之行，我和妻子足足花了三天泡在羅浮宮裏，雖然仍屬跑馬觀花，但整個西方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已經了然——這完全是一部尋求神、榮耀神、然後與神背行漸遠的歷史啊！基督教的信仰造就了人類歷史最燦爛的一頁。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以此來觀賞達芬奇《岩洞中的聖母》或米開蘭基羅的《最後的審判》中上帝的形像，我都敬仰無比。但到了近代，當人們自以為“人定勝天”，把自己高舉到造物主的上方時，人內心的敗壞、以醜為美的頹勢就顯露出來了。

最近的一個例子發生在2001年的紐約。那天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勃然大怒，揚言要立刻取消給古根漢美術館的一筆數百萬美元的撥款，因為他們竟然准許展出了某位藝術家用大象的糞便抹出的一幅聖母像。結果是朱利安尼受到

全紐約藝術家的圍攻，說他冒犯了人權和言論自由，事件結果以市長的大敗告終。

人啊人，如果把整個基督教文明稱作神的殿，綜觀現代史，我看到了一幅人們爭相拆毀聖殿的畫面。

但神自有祂的美意。在我所處的祖國音樂界，面對亂世，有心的人們正在苦苦求索，或是向“原始”求救，或是“向西方乞靈”。當人們正在爭論是否要“鍾馗打鬼”，或是“與鬼同行”時，神愛我中華，早已把一個小女孩“空降”在河南的鄉間，並以她這些被億萬人傳唱的歌，給我們指出了唯一的正確方向。

不要再自作聰明了！“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 9:10）“你們知道嗎？這身體就是聖靈上帝的殿宇，祂所賜的聖靈，是住在這殿宇裏面的。”（林前6:19）基督教文明的聖殿必將在人間高高聳立，神愛中華，我們也必將在此偉大的事工中作出應有的貢獻。

此其時矣——這不就是小敏的迦南詩歌給我們的啟示嗎？

我的心靈之旅

■ 讀 美

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在這之前，我甚至認為在很多地方，還沒有福音。也沒有想到，神是這樣地愛著中國。

其實為了這次旅程，神已經在我的心裏準備了三年的時間。從認識神開始，我常常暗暗在想，神什麼時候才會使用我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麼呢？

我居然忘記了第一次參加這次事工是在什麼時候了，就記得總有一大堆的採訪隨時都會出現。我的工作在無聲而緊張地進行著。記憶裏每次出門總是在不斷地支起攝像機、採訪、

再收起來，又起身去另一個地方，接著做同樣的事情……不知道下一個地方會在哪里，不知道下面會有什麼事情在等待著我們。沉默成了我們享受休息的機會。

可是在我的心裏，總是期待著下一個見證人的出現。他們是那樣的真實，讓我一次又一次驚訝神奇妙的作為。神真的改變了各樣的罪魁、吸毒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司令；祂使孤兒有了家，使莽漢變得順服，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因著認識祂而有了盼望；祂保守祂的兒女在災難、監牢、羞辱和孤獨中，卻變得更加堅強；

祂改變無數戀家的人，為著福音的緣故拋家捨業、寄居他鄉……我的理性和知識在神那長闊深高的愛裏糊塗了，這就是我所信仰的神嗎？在攝像機後面，我常常被湧上來的淚水模糊了視線，只好默默地禱告神：主啊！求你止住我的眼淚，求你使我更好地服事你。

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奇妙而意外。在從事這次事工以前，我對神的追求時冷時熱，時好時壞。其實，我也認識到這個問題，但很難做到對神有一個持久仰望的心。有時候時間長了，還覺得可能在當今做一個基督徒，這樣子就可以了。感謝主！神藉著這次的事工，奇妙地改變了我。

我不知道怎樣來形容當時我所經歷的。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如此震撼的禱告和敬拜，雖然這只是一次日常的禱告會，雖然這只是一群農村的漢子，雖然我的手還在操縱著攝像機，神卻在不知不覺中觸摸了我的心。我好像口渴的人聽到水的聲音“主啊！願你憐憫中華！”

“主啊！願你差遣我！”……無偽的祈求，感恩的眼淚，充滿信心的宣告。我看到神就在他們當中，有聖靈的火燃燒在他們當中。聖靈充滿的甜美，幾乎使我忘記了自己正在工作。多想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去，體會這樣的甜美。主啊！你是這樣的愛我，使我遭遇你的愛情。你溫暖的聖靈環繞著我，讓我看到我的虧欠，可憐的我，還認為自己是一個不錯的基督徒，能



夠按時聚會，也有向神表達愛心的時候，可是今天，你卻讓我看到自己就像一個竊賊，只知道享受神的恩典卻不能付出。主啊！我得罪了你，我力圖要獻上自己，卻不願意靠近你，我的禱告好像一堆枯草，枯乾而乏味。主啊！你卻獨獨憐憫我，使我看到你的救恩。

這次的服事，對我的信心也是一次極大的試驗。很少這樣的為著平安禱告，我知道我的心是軟弱的，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服事，倒是很羨慕這樣的服事。以至於當這個工作臨到我自己的時候，我心裏的擔心是很多的。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除了膽小就是只有依靠神了。有時候，躺在床上，恐懼一陣一陣地襲來，居然連爬起來的力量都沒有。忽然想起來禱告神：這是你交給孩子的事嗎？不會有錯吧？神沒有回答我，可是承擔的工作卻越來越具體。

幾乎每次出門，都有撒旦的攻擊。以至於有時候沒有攻擊倒覺得奇怪了。記得有一次，第二天就要出門了，孩子忽然病倒，臉色發青，身體也變得發紫，高燒到攝氏四十一度。我不敢面對妻子和孩子，一邊禱告一邊默默收拾著出門的衣服，心裏有一個念頭一直堅定著：主啊！家就交給你了，願你悅納孩子的服事，願你祝福孩子的家庭，願你醫治你賜給我們的產業，願你加添妻子的力量……

在這裏，我不能不提到神賜給我的妻子，她實在是神給我的祝福，實在是才德婦人中最美的那一個。我能體會她在那個時候的憂慮和不安。我能做的就是禱告，也只有禱告。每一次，她都默默地承受著家裏發生的一切，沒有怨言，直等到事情默默地過去。感謝主！祂使我們一家都更加地蒙福。

有很多的感恩，我回味不已。事奉的結果不是我做了什麼，而是神藉著這樣的工作使我福杯滿溢。祂使我的心豁然開朗，好像忽然間神讓我清楚了事奉的方向，我也更加明白，我太需要為我的祖國禱告，願她早日能夠歸向神，阿門！

袁相忱夫婦見證全文

(袁相忱夫婦的見證在《十字架》第二集《血種》)

■ 袁相忱見証：

非常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能把我的見証跟大家說一說。

我今年八十八歲了（2001年），我這一生是以二十年為單位的。我在二十歲那年蒙召放棄學業，上神學院。二十四歲出來傳道，四十四歲被捕，這是第二個二十年。坐牢二十一年零八個月。出獄的時候六十六歲，這是第三個二十年。

我信耶穌的原因很簡單。那時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級。在我心中有三個問題不能解決。頭一個，人為自己活著沒有意思。那時我還不懂什麼是虛空。第二，我看見很多年輕人在學校很好，一進入社會就腐化墮落，我就想人怎樣才能勝過罪惡，像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第三，人死了以後怎麼樣？這三個問題在我心中得不到解答。佛教光講將來不講現在；孔教只講現在，不講將來，不能相信；基督教是外國教，更不能相信。當然最大的問題是不相信有神存在。後來學校裡的兩位基督徒為我禱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號，這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一天。晚上9點半，做完作業。我一個人在屋裡，那時還沒有電燈，點著煤油燈。我把燈熄滅了，跪在地上，趴在椅子上認罪、禱告，把神無條件地放在我心裡，接受耶穌是我的救主。認罪禱告之後，我把燈撲亮，整個宇宙都變了。第二天見了同學，不能不講，不能不說，這是我重生得救的經過。

我為什麼被捕呢？因為拒絕參加三自運動。四九年中國解放以後，在中國的外國宣教士全



部撤出了，那時北京有六十多所教會和不同宗派。這麼多教會，以及教會醫院和教會學校該怎麼辦呢？這時上海青年會總幹事吳耀宗說他是基督徒，同幾個人五十年代來到北京發起三自愛國運動，這個運動得到政府支援，在全國展開。他們要求中國教會，第一要與美帝國主義割斷關係；第二要實現三自：自傳、自養、自治。當運動來到北京後，有十一個傳道人拒絕參加，其中有我和王明道。我有三個理由拒絕參加三自：第一，北京的六十多所教會中，我們福音堂是唯一租房傳道的。我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受過任何外援，一直都是直接受神差派，受神供養的，我們早就三自了，早就獨立了。第二，在信仰方面，我們相信基督是教會的頭，任何組織、任何團體不是教會的頭。可是當時中國的一切宗教活動都受宗教事務局領導。第三，在《哥林多後書》第六章提到：信與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軛。吳耀宗、丁光訓都是紐約協和神學院畢業的，他們是現代派，他們根本就沒有信仰，我們不能合作。

我坐牢二十多年，他們都問我苦不苦？我

覺得沒有什麼苦，因為我所受的苦跟十字架比較起來，差得太遠。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反革命”一定要被捕的，我有思想準備。我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四月用不著穿棉褲，但我還是預備了棉褲、布鞋，準備勞動改造。當法院宣佈判我無期徒刑時，他們問我要不要上訴，我說我不上訴。

我被判了無期，送到黑龍江省第一監獄勞動改造。我坐過小號，就是“監獄之監”。有天晚上學習，我發言：“怎麼這兩天報上沒登劉少奇的消息？難道共產黨裡也有黨派嗎？”學習組長就向上匯報了，匯報之後隊長來了問我：“你現在還信不信耶穌？”我說：“信。”就這樣我被送進小號。盤腿坐著反省，交待問題。那時一天只吃八兩糧，沒有菜，便桶在屋裡，什麼也沒有，只有個小門送飯，關了半年之久。當我出來的時候，因為盤腿坐得太久，只能扶著牆走路，身上都是蟲子。肉體雖然很苦，又是個無期犯，不如別的犯人，但是心裡是甜的，因為我有盼望。我想不到將來還要出獄。回來以後我就更覺得萬事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如果五八年我不被捕，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定活不了，我很感謝主。這些年，通過勞改鍛煉，我的身體非常好，不然也活不到現在。我們勞改犯有三個結果：第一上吊或跳江；第二精神錯亂；第三通過勞動鍛煉身體好。我有個決志：“我活一天，就要服事主一天。”

他們說：“這個人被監禁二十多年，會說共產黨好嗎？”我沒有怨恨共產黨，因為我的一切都是從主那裡接受的，既是出於主，我就默然不語，而且我現在更知道這都是為我好，所以我心裡非常感謝主。我常和人開玩笑說：“監獄這所大學我上了二十年，感謝主。”

我是無期犯，沒有希望回來，本來想為主而死，死在黑龍江就算了。為什麼又回來了呢？鄧小平上臺後，政策有改變，中國的犯人太多，政府要花很多人力、物力來改造他們，到現在在監獄裡還有很多我們的弟兄姐妹。盼望你們禱告的時候紀念他們。我因為符合兩個條件被放了回來。第一：政府要減輕負擔，犯人凡六十歲以上，太老了，不能勞動了，可以釋放。第二：必須勞改二十年。在這二十年當中，經過文化大革命，就會有很大變遷，勞改二十年大概也改造得差不多了，再放回去，對社會的危害就很少了。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回來的，回來時六十六歲。我回來是假釋，不是真釋放。因為我是重刑犯，他們對我很注意，所以還要考驗十年，看我還“反革命不反革命”。我的案子本來就是個冤假錯案，應當可以平反。三自的牧師也跟我說應該平反，哪怕兩年平反成功，也不用等十年，而且如果平反了，我的六個孩子就不用背著“反革命家屬”的包袱，但是我沒有要求平反。因為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我在家等



候了十年，忍耐和等候是難學的功課，感謝主。

我回來以後，家裡天天有人來，查經禱告。八零年我們開始家庭聚會。政府要求我們登記，由三自教堂領導我們，但是我們拒絕登記。我說：“除非你把我的門封上，把我帶走，不然我們的聚會不能停止。我是信仰至上，什麼時候國家的法令與我的信仰抵觸，我要聽從神，不聽從人。”我們已經被停止五次了，但是我們的工作一直往前進。二零零一年夏天，我們有三百二十人受洗，感謝主。雖然我老了，但是我活一天，就會為主工作一天。雖然受到很多限制，但我裡面總是“哈利路亞”。有兩節聖經一直支持我，讓我有口氣就要事奉神：

第一：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雖然洪水泛濫，耶和華坐著為王。

第二：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依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 袁師母梁惠珍見証：

感謝主，他走了二十一年零八個月。他是五八年四月十九日被捕的。那天晚上我開會回來十點半了，他已經睡著了。快到十一點有人敲門，要找老袁有點事，我把他叫醒，他就走了。這一走就再沒回來。到夜裡十二點左右汽車來了，有人敲門說：“袁相忱被捕了，我們現在要檢查。”他們一直翻到凌晨四點鐘，翻來翻去，地也撬開了，把他翻譯的書，寫的稿子和地址全拿走了。六個孩子本來都睡著了，被叫起來，看那麼多人把家裡翻得亂七八糟的。孩子們不知是怎麼回事兒，揉著眼睛，最小的嚇得直哭。後來他們走了，我叫孩子們睡下，到五點多鐘我起來又出去“打麻雀”（為街道義務服務的一項活動）。我們有個鄰居的丈夫也被捕了，她非常難過，就不出來了。當時我心裡還不是那麼不平衡的，我認為我所遭遇的



是出於主，主許可的才叫他走，我知道這是為主的緣故，所以我仍然出去“打麻雀”。但是從靈裡面看，他走了以後，我並不是一直順服的。我心裡還是不平衡。我想：主啊，他事奉你，服侍你，也沒犯什麼罪，為什麼就被捕了呢？主啊，我家裡還有八口人，六個孩子加上我，還有婆婆，為什麼把這麼重的擔子放在我身上呢？我心裡不平衡，跟主講理。一個聲音對我說：“這是出於我。”我說：“主啊，既然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我一定要背起十字架，跟從你到底。”說歸說，還得親身去經歷。後來的路還很長，什麼路呢，就是生活的路。我沒有工作，八口人要吃、要喝、要穿，大的十七，小的六歲，只有仰望神。那時的心跟主特別親，親自摸著主的愛。那時的禱告就像跟主面對面，有什麼事，就跟主說，傾心吐意，那個滋味特別好，特別甘甜。只見耶穌，不見一人。

以前我教書，後來因為有六個孩子，雇一個人錢太多，所以我沒有工作。那時生活的壓力特別大。但是第一還是要仰望神。生活是最實際的問題，你在最實際的問題上不敢仰望神，那信主就白信了。所以我就抓住主的應許：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篇》二十三篇成為我的力量，也是我的經歷。那時的八口之家，一切都沒有來源，信主的人都不敢接近我，走在路上，對面點點頭，這是最好的。有些人走在路上對面，一歪頭，等於看不見我。我很理解他，你是“反革命家屬”，他跟我說話，對他不好，對我也不好。但是人遠離，神不遠離，神一直在看顧我這個家。有一天家裡真的沒吃的了，我婆婆說：“明天我去我閨女那裡躲飢荒吧。”我說：“感謝主吧，主會預備的。”我晚上禱告時，聽見主說：

“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何況你是神的孩子呢？”我說：“主啊，是的，我相信你。”聽見這話後，我就安靜地睡了。我本來想像的是第二天全家喝點暖壺水就行了，但是神沒叫我喝暖壺水，也沒叫我斷過一頓飯，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神知道我的需要，在我什麼辦法都沒有了的時候，送來及時雨。祂不誤事，我非常地感恩，也更堅固了我的信心。

前天是我們結婚六十三周年，我們兩家原來是世交，我跟他沒有談戀愛的過程。他的父親跟我父親寫信求婚，說令愛已經相信耶穌，聽說很熱心，請你把女兒許配給我的兒子。我父親對我說：袁相忱雖然不抽煙、不喝酒，是個好孩子，但是沒有收入，長得也不怎麼樣，我覺得他太窮了，配不上你，恐怕將來連孩子都養不住，我覺得不太合適，給你一個禮拜考慮的功夫吧。那一個禮拜我就禱告，那時我很熱心，我也服侍神，也願意走奉獻的道路。我覺得他是個傳道人，不管他家當如何，長得如何，只要他服侍主，這就是最偉大的，救人靈魂是最要緊的。從這點看，我覺得還是合適的。一個星期後，我父母問我考慮得怎麼樣了，我說我考慮好了，也禱告了，還是答應他吧。

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是我們的結婚日。後悔不後悔？我不後悔。當初跟主講理，我說，既然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我要背起十架

跟從你。判決書下來時問我上訴不上訴，我說不上訴，我堅信這一切都是出於主。我跟主說：主啊，你不要叫他手扶犁向後看，有妻有子。你要他堅持天上的，要得著天上的，不要得著地上的。結婚後我們到安縣傳福音，天天吃窩頭、鹹菜、小米粥，他說：“哎呀，你能來跟我吃窩窩頭。”我吃得很甘甜，因為有主，有主就有一切。有一次我心裡很難過，我出去摘高樑葉子，走了三個多小時背著一大捆葉子回來，開鎖一看，當時眼淚就掉下來了。我那三個月的孩子從床上掉下來，滾了一身泥，連汗、帶尿，沒個人樣兒，孩子哭來哭去，我給他洗了四遍。那一天我心裡有點難過，但是一想主，馬上就不難過了。這是出於主，讓我學功課。他不在家，出去傳福音，我教書，吃得那麼苦，到過年才有饅頭，沒有菜。可是主受的苦比我還多，學生不能大過先生。當我覺得有點灰心時，一想主受的苦比我還多，也就不介意了。結婚時我說：“無論福，無論苦，跟從你到底。”有些人說：“你長得那麼漂亮，不會二十多年等著他的。”有人要給我介紹對象，我就說：“神面前立約了，永遠不能改。遇見困難，不能左右搖擺，我們的愛情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我是為主的緣故跟他結婚的，不是為長相、為家當，所以我堅決跟他到底。”

二十多年了，教會裡也有很多事情，作為傳道人妻子什麼人都要應付。有些話該說就說，不該說的不說，在神面前學了很多功課。什麼時候我覺得軟弱，我就想主，主是我最大的鼓勵，我的力量就是從這兒來的，也是從愛主的人那裡來的。多少人用禱告托著我，不然也不會有今天，他走了二十多年，走時八口人，現在三十二口人，四代同堂，我想都沒想到。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使不可能變成可能。他雖然入了監獄，但是入了保險箱，不然文化大革命也打死了。所以我覺得時時刻刻充滿了感謝和讚美。我的一生是摸著主的恩典過來的，我活一天就要為主一天。

在每一個時刻里 春霞、海勝夫婦的見證

(見《十字架》第三集 《苦杯》)

解說：就像真金不怕火鍊，真正的信仰總是在苦難中散發出芳香。小改身邊的這位同伴名叫春霞，她在結婚前三天被捕入獄。

春霞：我是八月十號出的事兒，被抓的。判了三年，三年勞教。後來去了以後，第二天，我弟兄就過去看我去了。看我的時候，他們眼裡都有淚了，他們都哭了，那個時候，我沒有哭，但他們走了以後，我真的心裡面也有很大的爭戰。我說，我實實在在地跟你說，我沒有犯罪。那個管教就說：啊，是啊，就是沒有犯罪啊。我說，沒有犯罪，一下子就把我判了三年。她說：那只不過是怕你們走錯。我說，行啊，你看，一個“怕”字就把我判了三年，讓我失去三年的自由。後來她講到我們國家的法律不健全啦，講了這一些。真的心裡面也有很大的爭戰，前面的窗戶走到後面的窗戶，來回走著。我說主啊，就這樣三年麼？徘徊著這樣走。後來，還是主安慰了我。我們在外面唱的，還有講的，還有聖經上說的，我們天天說的，沒有離開過十字架。真正讓你走的時候，就這麼大的爭戰。我說主啊，你一定會幫助我。這三年你不會讓我在這兒白住。

解說：春霞心中唯一放不下的是未婚夫海勝。

春霞：我就用紙條兒往外寫，就是不讓我的弟兄再等我，因為我們不是說三個月、兩個月，一下就是三年。我們也都那麼大了呵，二、三十歲了，太大了，我不願意叫別人再等。

海勝：剛開始的時候，張叔叔問我：如果春霞坐兩年，你心裏怎麼樣，你家人怎麼樣，能不能接受？是不是你另安排別的？我說：別

說兩年，就是二十年也無所謂。

解說：在每個月的探監日，海勝都要坐幾百哩火車來看望春霞。

春霞：見面的時候只有二十分鐘、三十分鐘。每次弟兄都過去看我，每次去看我的時候都要帶一封信。

海勝：就是說，你不用操別的心，你不用說不讓我等你了，那是傷我心的。等你到老太太的時候，滿頭白發的時候，我依然會喜歡你，我仍然去接你，我仍然會娶你做我的妻子。

春霞：這個信我是從來沒往外露過。每次寫信啊，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在那裡面沒有覺得很難，快快樂樂的。我跟弟兄姊妹講，主幫助我，使我快快樂樂地，度過那艱難的歲月。感謝主！差三個月吧，不到三年，減了三個月。後來回來的時候，還是我的弟兄，還有張叔叔，他們一塊兒去，把我接回來。

海勝：我想，我們回來的時候，一定要抱頭痛哭一場。哈，結果，感謝神，眾弟兄姊妹都在那兒當場，我們沒有那麼浪漫，但是我們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動的，家裡人都是非常高興的。

春霞：我沒有想到那麼快，四月二十九號回來，到三號，就在我們縣城裡面，同工們給我們辦了，舉行了結婚儀式。

海勝：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所以說，這句話語，我知道神既然說了這樣的話語，祂必定有著自己的計劃。我沒有埋怨過神。在當時心中想埋怨神，但是，內心中又有話說：你不可埋怨神，神不誤事，什麼時候都不誤事。

春霞：弟兄姊妹在參加婚禮的時候，他們



解說：一場婚禮推遲了三年，愛情卻更加忠貞。一個基督徒被囚禁了三年，信仰卻更加堅定。一對農村青年被苦待了三年，兩顆心卻更加喜樂和感恩。

春霞唱：

主我們深深地知道，
在每一個時刻裏，
你的愛從來、從來就沒有減去。
主我們深深地知道，
在每一個時刻裏，
我們唯一的同伴就是你。
我們的心癡情地嚮往你，
我們的心癡情地追隨你。
因為你是千萬人中的第一人，
沒有什麼能和你相比，
沒有什麼能和你相比。

都是一直在擦眼淚，但是我的臉總是帶著笑。我也流淚，每一次流淚，都是笑著流的淚。這是感恩的淚。因為我在那裡面的時候，我知道主真的幫助我。

海勝弟兄致獄中未婚妻春霞的信之一

我在苦難中的姊妹：

你好！

這些天你受苦了，半個多月沒見到你了。當別人告訴我你出事了，我的心真是……當時的心情真的是無法表達。為什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這事？這對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

今天是八月二十三日。這日子我想你一定每天都在數算，明天是我們原定結婚的日子。我多麼希望這是一場噩夢啊，我的姊妹，這幾天我來看你，看守所裡的工作人員不讓接見，說你們是“政治犯”。給你寫的信，也被他們收去。不知道這封信你能否收到。我是多麼希望能見你一面啊！春霞，我不希望你被判刑，我迫切的求告主，使你能平安的出來。

今晚，我的心情好了很多，不像下午那麼難受了。霞，你吃苦了，不知他們逼打你沒有？相信你是一位堅強的姊妹，我和家人及眾弟兄姊妹都為你禱告，這事是我們所不希望發生的，可是它終究還是發生了，你一定要堅強啊！

你現在的心情和想說的話語我都知道，也能理解。不過春霞，我會永遠等著你，我不會做一個負心的人。就算二十四號前你沒回來，我們只不過把婚期往後拖一下而已。你不要責怪自己，也不要自卑，這是我們配得的。你已是我的姊妹，你將永遠是我的姊妹。別說婚事往後拖一時，就是一年、兩年、三年……我也一定會等著你。我從心裡知道，你是一位好姊妹，你能做一位合格的好妻子，我願意為你付出，如同我願為主付出一樣。哪怕是你出來時變成一位老太婆，我也照樣不會嫌棄你。請你放心，我不會讓你失望的。我對主發誓，我將來一定做一位合格的好弟兄、好丈夫！

春霞，不要有任何的自怨，不要自卑，不要說對不起我，什麼都不要說。讚美吧，讚美神吧。我們要凡事謝恩。我知道神不會做錯事，再說主這條路，就是十字架的路，盼望你能

早一天的回來，在婚禮上手牽手的唱我們約好的那首歌《拉著你的手》。讓我們倆攜手同心走主給我們擺設在前面的路程。別不多說，在苦難中注意自己的身體，彼此代禱。願神與你同在！



此致

願神時時保守在苦難中的你！

你的弟兄 聖
一九九七年八月廿三日夜

海勝弟兄致獄中未婚妻春霞的信之二

春霞親愛的姊妹：

你好！

我不知道這段時間你是怎樣渡過來的。你的心是否很苦？你想我嗎？我不許你給我違心的回答。你不用回答我，你口中想說的和心中所想的我都知道。自從上次去見你回來，我的心非常沉重。你的话语一直在我心中迴蕩，使我非常的傷心與難受。從良心上來說，我並沒有拋棄你的那一個打算，我的心依然是喜歡你和愛你的，我的心告訴我：你是神賜給我最好的妻子、最大的福份，我要好好的去珍惜。我也深信，這三年的時間，神不會讓我白等。春霞，不要趕你的弟兄離開你，無論你怎麼說，我都會一直等下去的。你知道嗎？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現在從我心裡來說，雖未婚，從心裡你已是我的妻子，我有一個做丈夫的責任心，去愛你、關心你，可我現在卻無權去保護你，我真沒有用。有時我真在想：“為了讓你出來，把這事鬧個天翻地覆”。可又一想，為了我們個人，不知會鬧出多大亂子。霞啊，還是讓我們去付出吧！相信神不會虧待我們的，讓一切去“順其自然”吧！

春霞，你把我當成你的弟兄了嗎？從去年起，我已認了你這位妻子，雖然未經正式的婚禮，沒有過上正式的夫妻生活，可這兩年來，這段時間裡彼此也有了相互的理解。我相信你這輩子都不會忘記我。霞，我不願你孤獨地受痛苦，我也不願離開你。請把你對我說的理由全放在一邊，好好地預備自己做一位好妻子，不要對我灰心。我知道你常看我的信和照片，上個月很忙沒給你寫信，望你原諒，以後我會常給你寫信，我想你不會不願意我給你寫信吧？

來，也有了相互的理解。我稱你的小名叫霞，你說我還對她說：我是願你孤獨的受痛苦，我也是願遠行者，遠行時我還對她由衷說了一邊：她主張願意自己做一位好妻子，不要對我灰心，我知道你帶着我的信和照片，上個月很忙沒給你回信，望你原諒，以後我會常給你回信，我幫你不會答應你這樣的事吧？

家平一切都好，你要照顧好自己和身體，我們是一體，守住了你自己，就是守住了我。你一定要活到這句話，我還是原來的我，生你早是前世業，未來的你必大順平，能看到你我的身影，願神更始時期給你我彼此相愛的心，請求神把你由衷的心得以安靜，安樂這半生有个好心情。

此致

這，少寫內容。
神父為我作媒請同去。
聖。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家中一切都好，你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我們本是一體，虧待了你自己，就是虧待了我，你一定要記住這句話。我還是原來的我，望你早日完成學業，在未來的復興大潮中，能看到你我的身影。願神更加地賜給你我彼此相愛的心，也求主使你自責的心得以安慰，在苦難中天天有個好心情。

此致

祝以馬內利！

神天天與我的姊妹同在！

聖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張青雲夫婦見證全文

(張青雲的見證在《十字架》第三集《苦杯》)

■ 張青雲見証：

我開始認識耶穌是在二十年前的春天。我的家庭是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搞教育的。上中學時，我們那裡只有老太太信耶穌，每次禮拜時，她們都從我們學校後面的路上走過。我們罵她們，笑話她們，直到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我對信耶穌的看法。

那天晚上鎮上放電影，我因為做家務去晚了，沒人和我做伴，正好一個女孩兒和兩個老太太也到鎮上去，我就和她們結伴而行。我問她們幹什麼去，她們說，我們去信耶穌。我說耶穌有什麼好信的，她們說我們是要去的，你不信，就不要說我們。到了鎮上，實在已經很晚了，她們說：“走吧，跟我們一起聽聽吧。”我就不好意思了，她們陪了我一路，我不好不去。聽的內容我大多忘記了，只記得傳道人說你要愛你的仇敵，恨你們的要對他們好。他們餓了，要給他們吃，渴了要給他們喝，沒衣服穿，到你家裡來了，要拿衣服給他們穿，讓他



們住。這是我們信耶穌的人應該做的。我聽了覺得信耶穌的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壞。這是我第一次聽福音的經過。但是我照樣沒有什麼改變，只是不反對了，以後有聚會我也去，但並不是真正要信耶穌，就是跟著跑一跑，玩一玩。這件事傳到我父親那裡，他很氣憤，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問我：“你前天晚上幹什麼去了？”我說沒幹什麼呀。他說你老實說，到底幹什麼去了？我看這件事他已知道了，就告訴他我信耶穌去了。“信耶穌，什麼耶穌？”我說：

“信耶穌，基督教麼。” “那有什麼好信的？” “那有什麼不好信的，信仰自由麼。” 我很尊重我父親，也很怕他，我們的家教很嚴。他不讓我信而我偏信，他很生氣，於是對我甩了兩個耳光，就在他甩耳光的同時，我說：“主啊！” 這個我以前也喊過，不過是隨便喊喊。我只喊了一聲，突然有一個我從未感受過的親切的聲音，不是在耳邊，是在心裡傳來的：

“孩子，我就在你的身邊。” 我流淚了，這是我信耶穌後第一次流淚。我真正感受到耶穌、認識耶穌是從這裡開始的。在以後的日子裡，出去聚會有時把鞋子脫掉，夾在腋窩裡，光著腳走出家門，有時趁爸媽睡下，偷偷把枕頭塞在被窩裡搭起來再出去，那種日子很艱難，但是很甘甜。

一九八二年我們鄉裡有一次聚會，那天大家都很感動，都哭著要把自己給主，我那時還不懂得奉獻，我想：主啊，別人都把這個給你，把那個給你，我沒什麼給你的，我把我自己給你。到了一九八五年我早把這件事忘記了。正如一位僕人說得好：在服事神這條路上，你向神許下的諾言，你對神的承諾也許你已經忘記了，但是神不會忘記。一九八五年暑假，我正在復習功課，準備第二天的高考，張弟兄從外面回來，問我能不能和他一起出去幾天，我愛面子，不好意思說不去。我們去了周口的勞改農場，到了那裡看到勞改的高弟兄，內心受到很大震撼。後來在馬城張弟兄留下一個錄音機給我，說他們要去另外一個鄉鎮有點事，這裡有詩篇自己學吧。那時我還不知道什麼是異像，我讀到詩篇一三九篇第七節到第十節：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
我往哪裡逃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
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
飛到海極居住，
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當我學到這兒的時候，突然發現我已不是我，我變成了一隻鷹，那鷹開始飛，似乎要逃避什麼。我就開始飛，飛了很高很高，我覺得我終於自由了，但是低頭一看，是一隻很大的手，我沒有出這隻手，然後我再飛，不管飛到東南西北，那手一直在，甚至飛到最低的地方，我終於自由了，但是還有一隻手。後來那句詩歌在我耳邊響起：你的手必引導我……這時我就哭了。那天我寫下一篇日記，我說主啊，如果這是你的事情，我向你禱告，給我平安，你讓我知道我該怎麼做。如果是你給我安排的，我向你求三件事，你為我成全，我就知道是你呼召我，要我服事你。第一，我離家七天，你讓媽媽提出這件事，拒絕我，造成我離家出走緣故，我就知道這是你讓我出去的；第二，我出走，如果媽媽打我，我知道這是出於你，如果媽溫柔地接待我，我就會留在家中；第三，你給我預備返回的路，讓我遇到人。

我就這樣跟主說好了，然後就回家了。媽媽看見我，“回來了。” 我說：“嗯。” “我以為你死了呢，你到屋裡來。” 她就把我帶到廚房裡，什麼也沒講，把門關起來，用小竹桿打我。我就覺得不可思議，媽媽平時從來不會這樣，這回怎麼這麼兇。媽媽說：“既是這樣，我就不認你這個女兒，你願意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 剛好那時有個弟兄正在蘭州上大學，他見到我後就約定時間再到馬場去，那時我手中沒錢，就騎車子一口氣過去了。我禱告的三件事主都成全了。我到家後，媽媽生氣，一直不和我講話，我就禱告，我說：“主啊，你讓我和媽媽和好，如果你不讓我們和好，我不會走的。我在家呆了八天，媽媽一直不理我，但是到了第九天媽媽突然有了大的轉變，對我特別好，於是走的那天晚上寫了兩封信，一封給父母，告訴他們我走了，甚至可能永遠離開了這個家。另一封信給兩個妹妹告訴她們姐姐走了，姐姐以前做的不夠，請你們多原諒，以後有機會我會再回來，但是什麼時候回來我也

不知道。然後我就走了，踏出家門時我對主說：“這個家是你召我離開的，如果回來，你一定帶我回來，否則我不會再回來。”

一年半以後，我從青海回來，剛好走到方城這一帶。那時我父親已被提拔到縣教育局主抓業務。他帶著一個通訊員在那裡檢查工作。我和另一個姐妹在車上給售票員傳福音，我根本沒注意到我父親已經上車了，我爸爸上了車第一眼就看到了我，他把帽子拉得很低，到了方城快下車時，我爸爸跑到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說：“青雲，回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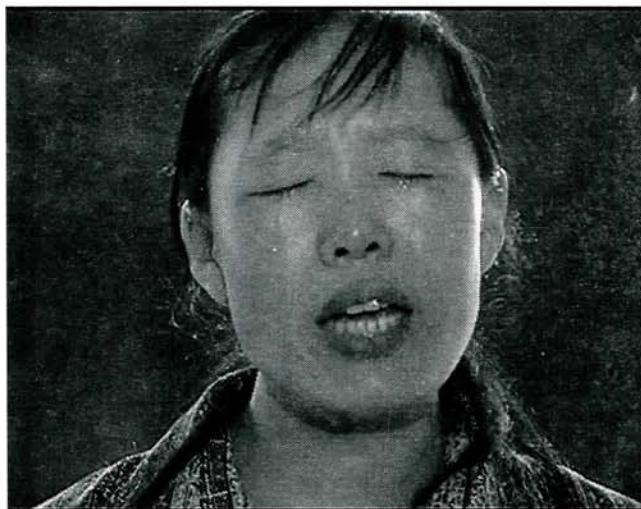


那天我跟著爸爸回到了久違的家，晚上爸爸和我談了很久。他提出了許多有利條件，希望把我留下來。他對我的關心、愛護，對我的骨肉親情使我真想留下來，我心裡掙扎特別大，但是我還是決定繼續走服事這條路。

我的同學們聽說後都說我傻，很多人都不理解，說：“哎呀，我們要有小張這樣的條件，我們什麼都可以做了，按她父親手中的那份權利，把她兩個妹妹安排得好好的，她現在怎麼就這個樣子，太傻了。”耶穌說：我所做的，你們現在不知道，日後必然明白。我教書的時候在課堂上講過耶穌的故事，學生們都笑我。五年後我再次回來，我的兩個學生跑上來拉著

我的手說：當時我們都笑你，現在我們都感受到了耶穌的愛。我的同學、老師、師母，有好幾位都信了耶穌，很想見見我。一些同學感到絕望，打電話到我家裡找我。感謝主。

我的父親最大的沮喪是，他一輩子搞教育工作，教育出來不少優秀人才，卻沒有把他的大女兒“教好”。我走上服事的道路後，他曾提出斷絕關係，但是我不會答應這件事。有天晚上我跪在那裡跟主禱告，我說：“主啊，這怎麼辦？他是我父親，我很愛他，儘管我們父女之間有隔閡，不能溝通，但我的心是真誠愛



他的。”夜裡兩、三點鐘，主給了我一句話：

“亞伯拉罕是怎麼走的，你跟著他的腳蹤走吧！”我就哭了，我說：“主啊，亞伯拉罕走的是什麼樣的路，我是知道的。你真的要我和父親斷絕關係，這是你的事，你看什麼時候能恢復，也是你的事。”從那時起，我們的關係淡泊了六年之久。我和父親關係的恢復基本上是從我和許弟兄的關係確定開始的。

許弟兄第一次到我家走了以後，父親對我媽說：“嗯，可以，還行。”從那時起，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我們的關係就不錯了。一九九八年，我被抓坐監，看管罵到我的臉上，“你就是張某某的女兒啊，丟死人，你不要臉，

你爸的臉往那兒放啊？”審訊的人直接打電話給我爹，說我態度不好，我父親在當地很有名望，影響力很大，所以非常下不來台，很灰暗。但是我和許弟兄的事情確定後，他就不一樣了。本來他覺得他的女兒不該和信耶穌的在一起，可是接觸許弟兄後，慢慢改變了。他現在聖經也看，錄音帶福音台也聽。我奶奶生病期間，都是他放錄音帶給她聽，給奶奶讀聖經。今年我們告訴爸爸說：“我們要離開家，到昆明傳福音。”爸爸說：“多長時間？”“三年。”

“好吧好吧，你們年輕人有你們自己的追求，你們去吧。”臨走之前我們去看望他，他很高興，走時拿出一千塊錢給我們作路費。我的兩個妹妹悄悄說：“行啊，老爸從來沒這樣待過我們呢。”我說：“你們要信耶穌他也會這樣對你們。”前兩天我們與爸爸通電話，他說：

“好啊，等天涼快了，我要去看你們。”我想起八五年在青島傳福音，我為爸爸禱告，我說：

“主啊，我的爸爸……”立刻有個聲音對我說：“我必拯救。”從前父親和我約法三章，凡信耶穌的，無論男女，不準到我家來。但是現在父親對我主內的弟兄姐妹很熱情，約法三章無形中取消了。我深信，通過弟兄姐妹的代禱，通過我的婚姻，神會祝福我的家，也祝福許許多多信祂的人家。



■ 許弟兄（張青雲丈夫）的見証：

我出生於軍人家庭，從小在家庭裡、學校裡接受的教育是進化論和共產主義。七八年高中畢業，八三年上大學，學習法律。八七年畢業。我讀了法律，以為可以因此實現我的夢想。當我讀書出來以後，發現我學的和實際操作有很大不同，可以說完全不一樣。於是對法律開始產生懷疑，以至於我不願再做法律工作。我工作後，單位叫我做共青團團委書記，我一邊工作一邊兼管很多事情，本來一直不會和耶穌有任何關係。我的家庭也和耶穌沒有任何關係。真是神的奇妙，後來在我們住房的邊上有個解放以前建的教堂，解放後被沒收，八六年開始恢復。開始我覺得稀奇，過了一段時間就開始討厭。人來人往，太嘈雜，特別到了禮拜天，我休息，天不亮就在裡面唱，我就很生氣。後來出了一件事，我當團委書記，八十年代的年輕人不像六、七十年代的人追隨共產主義，他們思想很開放，向經濟，向錢看，上面的任務佈置下來，我召集下面的團支部書記或骨幹開會都召集不起來。他們說你給我發工資啊，都不願意來。我就想辦法從單位找錢來以茶話會

的形式開會。每次開會都很累。有天晚上我騎摩托車回家，路過教堂，門開著，裡面正在聚會，經過教堂門口的一霎那，我向裡面一看，心中有個意念，這些信耶穌的人，耶穌不給他們發工資，也不發錢，從八、九十歲的老人到很小的孩子，一到禮拜天就聚會，而且禮拜三，禮拜五小的聚會也都來。這些人這麼虔誠、認真，這個耶穌怎麼這麼厲害，祂是怎麼把這些人“騙”到祂面前的呢？當時我有個想法，我去偷

一點耶穌的本事，用在共青團和單位的工作上，很多人就可以和我一起幹，聽我的話。

一天一個朋友來看我，我就邀請他去教堂，他說：“去教堂幹什麼？你知道教堂是什麼地方，什麼樣人去的？都是年紀大的，腦子有問題的，生病的，吃飽飯沒事做的去那裡，你算哪一類？”我說：“你不用管了，陪我去一次吧。”

我們當時是年輕人，教堂裡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還真不是很多。教堂裡面不是很大，可以坐幾百人，我們坐在最後一排，在角落裡面，頭也不敢抬。那天剛好是個見証聚會，因為他們信神，我相信那些見証人說的不是謊話。很多人講他們得了平安，得了祝福，病得醫治等等，講了好多。我心想，哎呀，這個耶穌真的有本事啊，真的會醫治人啊。聚會結束後，我和我的朋友就討論這件事，後來我們一起都成了基督徒。這件事發生後，我心裡一直放不下，還是想向耶穌偷學一點怎麼把人吸引到祂面前的絕招。

後來禮拜天我就自己一個人去了，我坐在那裡聽，也聽不懂，出來的時候碰見牧師，他認識我，因為我就住在教堂旁邊。他說你怎麼來了？平時那麼神氣，怎麼會到這裡來啦？我說我也想信耶穌。他說這樣吧，你買本聖經吧，我就買了本聖經。我說我也不懂啊，他說你要禱告，讀聖經，現在啥也別管，先回去讀經，反正你有文化。我就回去讀，打開《創世記》第一篇一看，我就決定跟隨耶穌，因為祂解決了我生命裡的一件大事情。我找到了生命的源頭，找到了人的起源。我以往所受的教育使我一直堅信我們的祖先是猿猴變的，但是追究它的源頭總是找不到答案，老師說：“你們不要管那麼多，搞得這麼麻煩，你們只要答猿猴變成人就得一百分，管那麼多幹嗎？”於是這個問題就成了我裡面常常思想的問題。當我看到《創世記》講得這麼清楚，一切的起源在於神，人也是祂所創造的，並且這樣有系統地、完全

地講出來，講出人的起源和世界的起源，我相信這是真的。我決定信耶穌。

感謝神，一年以後，家庭教會的弟兄姐妹來到我們城市，把真理帶給我們，告訴我們應該怎樣服事，應該怎樣真正把教會建立在基督裡面。後來，我們當中很多愛主的人就決定我們自己建立一個能夠傳福音，能夠真正跟隨主的教會。於是我們有了家庭教會。此後神又感動我叫我出來傳福音。我家裡條件比較好，父母不和我住在一起，我有個小樓房，經常做接待工作。但是我心裡常想一件事，我不做傳道人。我可以做很多愛主的事，我可以賺錢奉獻，接待傳道人，可以在地方上做帶領，但是我不去做傳道人。因為傳道人太艱苦了，看他們受到各種各樣的逼迫、攔阻，我想我不會有這樣的毅力，我決定不做傳道人。但是就在我決定不做傳道人的時候，主就感動我，要我做傳道人。

將近有半年的時間我好像在較量，在摔跤一樣。主對我說話的時候，我就說我願意，過後一想，又覺得不能做。後來主真的預備我，改變了很多的環境，讓我看到很多負擔。於是我決定離開我工作的地方，放棄所學的一切，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放在主的手中，既然信了祂，跟隨了祂，就說，主啊，你引導我吧。當時我去了江蘇，這也是主給我的感動。我幼年在江蘇生活，十八歲後才隨父親回到浙江，神感動我說：你在浙江這麼多年，我所給你的就是耶穌，今天你要把這個福音帶回你生長的地方。當時我們教會經濟不富有，工人也很少，沒人和我一起去。到了江蘇，很艱難，沒有接待的地方，也沒有可以馬上工作的地方，那邊也沒有家庭教會，只有教堂，去了以後，我就先去教堂找些愛主的弟兄姐妹，和他們分享。我從單位辭職出來後，什麼都沒有了，我上大學前學過修汽車，於是就邊修汽車，邊晚上傳福音，慢慢地在江蘇建立了福音基地。我在江蘇呆了四、五年，神恩待江蘇，祂自己做了很多工作，

讓我看見。由於江蘇教會的發展，需要成熟的教會來幫助，我們就讓溫州和河南的教會進入江蘇幫助這些剛剛起步的教會。九六年我又從江蘇來到河南服侍。剛剛來時真不適應，我們和河南的生活習慣差距太大了，來了以後，神又給我安排了河南最苦的地方。我從江南最富的地方來到河南最苦的地方，在那裡整整呆了三年，感謝神。

想起這幾年服事的經歷，真是感謝神的恩典。因為我覺得靠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走過來的。在我開始信仰耶穌的時候，家裡人全都反對，所以我偷偷地信，裡面有顧慮、怕羞。後來我向單位辭掉了共青團的工作，因為與我的信仰違背。單位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一天我回家吃飯，我父親說：“哼，你做的好事。”我說：“我沒有做壞事啊。”他說：“你信耶穌了？”我說：“是啊，信耶穌好啊，叫我們有盼望，也能夠有好的行為。”他說：“你知道嗎？解放前我跟國民黨打仗，就是跟信耶穌的人打；解放後我去朝鮮，跟美國人打仗，也是跟信耶穌的打，現在倒好，耶穌跑到我家裡來了。”父親不給我解釋的餘地，我那時的生命還不老練，就和父親吵起來，他就把我趕出了家門，因為他很有地位，不能被我影響。我只好住在單位的圖書室裡，因為他們沒有宿舍給我住。當我決定要出來服事時，就不僅僅是家庭反對我了，我所有的朋友，單位的同事全想不通。當我父親知道我去了江蘇，就一路追過來，給我做工作叫我回去。說只要七天以內回去的話，還可以回原單位工作。我說不行。我父親非常生氣，他說：“你為什麼不能在當地信，非要跑到外面去信。”爭吵了一天，我也沒法跟他解釋清楚。後來主忽然給了我一個感動，給了我一句話。我小的時候父親的部隊在郊區，我們住在城裡，每次他回來，我們都不讓他走，他就對我們說：“你們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是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如果

你不服從，就要殺頭的。”於是我們就不敢攔他了，那天這句話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就對爸爸說：“爸爸你這輩子常常告訴我們的一句話，你還記得嗎？”他想了想說：“我知道，肯定就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說：“爸爸，我雖然不是穿軍裝的軍人，我是基督裡面的精兵，如果我違背我們元帥的命令，我也要殺頭的。”我父親沒有再說第二句話。從那以後他的態度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定奪吧。由於父親不能接納，又加上逼迫、查、抓，我後來有將近十年沒有回家過春節。整個時間都是在禾場上面，但是我很感恩，神在禾場上給我預備了好妻子。



我和青雲最早是在聚會中認識的。我與河南教會聯繫，決定加入整個大的團隊，一起服事。我來河南參加聚會，她帶敬拜，初步認識了。我回江蘇後，邀請她來為我們做聖經教導，幫助我們，雖然我們很少見面，但是彼此都知道、瞭解。九九年教會的長者為我們提這件事，我們就禱告，看是否神的旨意，然後我們就走到了一起了。神給了我們一切的祝福，我非常感恩。

主啊，我算什麼

《十字架》專題片《迦南歌聲》中小敏的見證

我出生在一個農民的家庭，父母親都是特別老實的莊稼人。我媽媽就沒上過學，我父親也就是上過一年到兩年的學堂，也就是不認識幾個字，都是特別窮困。

後來上學上到初一的時候，我患了鼻竇炎。每天到中午就是頭暈、嘔心，就上不下去。後來我也是不再去上學。

是舅媽向我傳的福音，當時她跟我傳福音



的時候，我就感受到天地之間肯定會有一位創造的主宰。我常常會坐下來靜思，仰望天空啊、飛鳥啊、野花啊，還有這些樹木啊、青草、田野，在我心目當中，我就感受到是神的創造，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神祂的名字叫什麼，祂是誰。所以後來當舅媽給我傳福音的時候，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噢，就是祂！我就找到這位真神。

我去聚會第一次、第二次，我就感受到我的身體和過去不一樣。我說：主啊，我真的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你一定會醫治我，並且會引導我，讓我認識你，你會改變我的人生。

當時我就背著家裏的人，他們曾經反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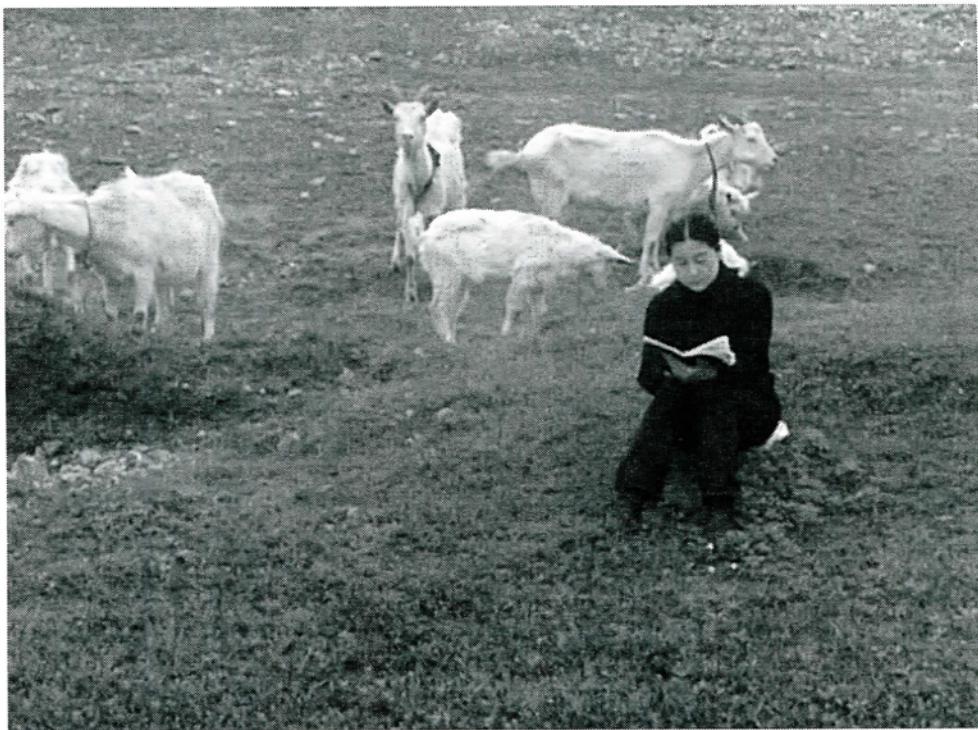
特別是哥哥。覺得女孩兒不在家裏老實巴交，不在家裏呆著，倒處亂跑，所以他就很反對，對我逼迫就是也比較大一點。所以我是偷偷地出去聚會。看到教會當中的弟兄姊妹這麼樣地可愛，他們彼此相愛，又是這麼樣地樸實和誠實，那種和諧溫馨的氣氛常常使我難忘。我就立志跟隨他。就在我立志決定要服事主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被聖靈感動，唱出第一首詩歌，是在九零年的年底。

當時呢我只是教給我本村的一位小姊妹，她就教給了別人，就是這樣一首、兩首……別人說：你這些詩歌是從哪兒學來的？她說：跟著敏姐學的。後來那個時候，教會裏面的一個弟兄還有一個姊妹，他們就覺得：小敏怎麼會唱歌呢？她又不出門，又不愛講話。我們聚會的時候，哪個地方是旮旯，她就在哪個旮旯裏面坐。她為什麼會唱歌？他們就感覺到稀奇。後來當他們唱：

主啊我讚美你，
因為你揀選了我，
在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尋……

當他們唱這些詩歌的時候，心裏面非常、非常地受感動，還不是一般的感動。就感受到上帝呀，你真好，你沒有嫌棄我。我們本是塵土，本是這些不如蟲、不如蛆的世人。然而你竟這麼樣地憐憫、眷顧我們，揀選我們。他們非常受感動，他們就查，這些詩歌是從哪兒來的？後來他們就找到我。

在禱告的時候，在靜默的時候，在沉思的時候，還有在聽道的時候……很多的時候，聖靈就會很奇妙地在我的心目當中給我一句話，



這個詩歌就會不到五分鐘或者十分鐘，連詞帶曲，就一塊兒會唱出來。有些弟兄姊妹他們會記譜，我寫出來一首詩歌我站在上面教，他們就把它很快地記下來。

在一天早晨，我們禱告的時候，很多人一起，有一些弟兄姊妹很長時間沒有見面，就非常的想念，站在那個地方流淚就哭。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哭，為什麼一進這個會場就受感動呢？我就在神面前禱告，我說主啊，我們今天的相聚就是因著你的緣故，如果沒有你十字架上的大愛，如果沒有你的寶血，我們每個人是互不相識的，不可能就像親兄妹一樣的和睦。那顆感恩的心特別地強烈。主啊，非常感謝你，感謝你。就是這句話：感謝你。《感恩的淚》這首詩歌也就是很快寫出來。

我感受到這是神在我身上的作為。你想呢，我連初中都沒有畢業。我就常常在神面前禱告，我說神啊，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我做的。如果你不使用我，你不感動我，我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有一天晚上，有風有雨，就在秋天，我要到一個地方去聚會。有一句話：主啊，願你拉



住我們的手，在風雨中行駛。啊，我說：神啊，這一句話太好了，這是你對我自己的鼓勵。後來我就唱：

主啊，願你拉住我們的手，
在風雨中行駛。

主啊，願你牽著我們的心，
飛往世界各地……

解說：小敏是飽經磨難的中國教會的女兒。她的詩歌在風雨中孕育，在血淚中誕生，是中國教會滄桑命運的真實回聲。

九二年的九月七號，我們正在屋裏聚會，有人說：不好啦！公安局的來啦！當時給我們

帶到一個縣城的公安局，裏面有很多被抓的女囚犯們。有的是抽煙的，有的是那個販賣人口的，有的是殺人的，有的是賭博的。我們進去，她們也稀奇，說：你們怎麼一下子進來這麼多人？你們是偷什麼東西還是殺人放火了？我說：我們什麼都沒有做，我們是信主的，我們是信耶穌的，我們是在聚會的時候被他們抓的。她們說：信主的好，為什麼他們還抓你們？

那個時候我突然要唱詩歌：

非常的歲月裏，
才能鍛煉自己；
非常的歲月裏，
才能成長。
你看那高山松，
迎著那四面的風，
經過漫長歲月酷暑嚴寒春夏秋冬，
依然挺拔依然高聳，
不屈不撓萬古長青，
萬古長青……

有人去看我，說你父親因著你也瘦了，地裏的農活很忙，你趕快跟他們說你不信了，或者怎麼，你就出去吧！我說你讓我如果說這樣的話，我就是在裏面住一輩子我也不會出去。我說我就是要堅守我自己的信仰，你去告訴我父母親，不管他們對我有多麼的生氣，我相信神會憐憫我的，神也會安慰他們。

（小敏唱）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認識了紅藍紫，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已經長高……

解說：在監獄裏，小敏將她心中的歌，唱給犯人們聽。她唱道：我在風中猜想，在雨中尋覓，尋了很久很久，沒有找到謎底。聽人說，你去尋找真神，祂會告訴你。因為祂曾創造天地，智慧和知識都在祂那裏。啊，多歡喜！我找到了偉大的上帝，給我解開很多很多的謎，告訴我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生活變得豐富而美麗。朋友你是否也有這些謎？請你快來認識上帝！祂離你不遠，在你的身邊，在你的信心里。

這首詩歌是迦南詩歌當中最長的一首。我當時唱給她們之後，我完全忘記了我是在監獄裏。我就是在路上，在另一個地方給別人傳福音。她們幾個人都在那兒講：哎呀，真好真好！哎呀真是有神。就在這個時候呢，窗口忽然間就是聽到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就是拘留所的所長。他把頭伸進來說：我告訴你啊，你進到這個地方，你就沒有想到怎麼樣回家？你一進到這個地方，你就開始又傳開了。

就當時我在傳福音的時候沒有想到，她們這些人會不會說：哎呀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瘋子啊？怎麼進到這個裏面還會傳福音？當時這些人就說：哎呀你們的主真好，你們的詩歌也這麼好，為什麼還要抓你們？後來我就說：這是神的美意。一看到她們高舉神的時候，就是說願意歸向神的時候，說：這個主太好了，我要相信，那個時候所有的憂愁就再也沒有了。我說：主啊，求你讓很多的人都歸在你的面前。哪怕我們在這裏面，一輩子不把我們放出來，祇要人悔改，能夠認識你，就是我們極大的甘甜和喜樂。

特別地感謝主在裏面加給我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會輪流禱告。我們輪流禁食，為我們房間裏面的禱告。所以在裏面的那一段日子，沒有一個人說信耶穌的不好。我們走的時候甚至她們會拉住我們的手：你們出去之後，一定回來看我們。在那個裏面



那段日子，是我一生很難忘啊，真是，神也給我很多的話。

有一天當我們放風的時候，我猛然地聽到男號裏有一陣慘叫聲，就是那些監獄的人，在裏面住的時間長了，他們就去打剛送到監獄裏面的那些人。那聲慘叫猛地傳到我耳朵裏。我就再也睡不下去，我猛地就坐起來，坐起來那個時候，就有一句話：渴望自由，渴望安寧，渴望人世間都充滿主愛，黑暗的地方需要光明，爭鬥的地方需要和平。願作愛的使者……我今天活著，我真是感到是神在揀選我，能夠把福音傳給那些需要的人。

其實我沒有像有一些弟兄姊妹受的苦受的那麼樣的多。而他們在監獄的裏面，他們出來作見証，他們在服事神，給我很大的力量。他們是被耶穌所呼召出來的一群人。他們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

很多人不理解，他們就說：為什麼要這樣的跑，離開家？甚至現在我們都有孩子了，有時候會把孩子撇在家裏，很多人不理解：你們就是違背了聖經。但那個時候我就想，我說主啊，如果每一個人都在家裏坐著，福音怎麼樣能夠傳給那些特別需要的人？

有的時候很孤單，好像沒人理解。有一天來到小路上，四下無人，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那個時候感覺到主在感動我：現在你並不孤單，有耶穌與你同在。你受過多大的委屈，甚至多大的艱難，你走到哪個地方，耶穌就與你同在。祂和你一起走。所以我就在那個時候唱：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其實像我們也都有灰心的時候，但沒有說灰心的時候主啊我就不相信你。也許就是說，主啊我們就不要傳福音了吧，我們就相信有你，在家裏呆著。其實我們也都這樣想過，但是不能。很多的靈魂牽掛在心的裏面。這真是被主

放上的。沒有信耶穌的時候，就是在中國，沒有想到有一個國度的胸懷或者怎麼樣愛國。我看詩篇三十三篇，上面說：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會想到我生長的國家，多少年多少代，戰火滾滾硝煙彌漫……主啊你能夠看顧我們的國家，我相信當我們的國家敬畏你的時候，這個國家也是有福的。所以那個時候就非常受感動，能夠舉手，為著中國禱告。

(歌聲) 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
也要灑在中國；
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
也要獻給中國。



聽母親穿越海峽的呼喚聲，
中國人是神的儿女。
中國啊，中國！你快來安息，
神已經找到你；
你已不在迷途上跋涉，
中國屬於上帝！

當我被聖靈感動唱出《中國屬於上帝》的時候，下面整個就是被這首詩歌震動了，哎呀就在下面舉手，神啊，中國是屬於你的！中國是敬畏你的！中國從君王到百姓，從臣宰到一些官員，都要起來認識你！

解說：如今的小敏，雖然早已是孩子的母親，卻依然屬於上帝，屬於教會，屬於中國；她的詩歌依然源源不斷地從心中湧出。

（歌聲）我要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烏雲，

心裏的憂愁，

全都灑落。

生命的河，

喜樂的河，

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生命的河，

喜樂的河，

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解說：跳動著七千萬中國基督徒的脈搏，接續著一百年來無數傳道人的腳蹤，預告著中華民族不能逃避的命運，迦南詩歌正在成

為一種民族的聖歌。

（歌聲）到了晚上，

鴿子飛回來，

口裏銜來一個新擰的橄欖葉，

它代表希望，

它代表和平，

它代表又是一個更新的年代。

我們踏著血，

踏著淚走過來，

大雁飛北飛南，

唱不完神的愛。

今日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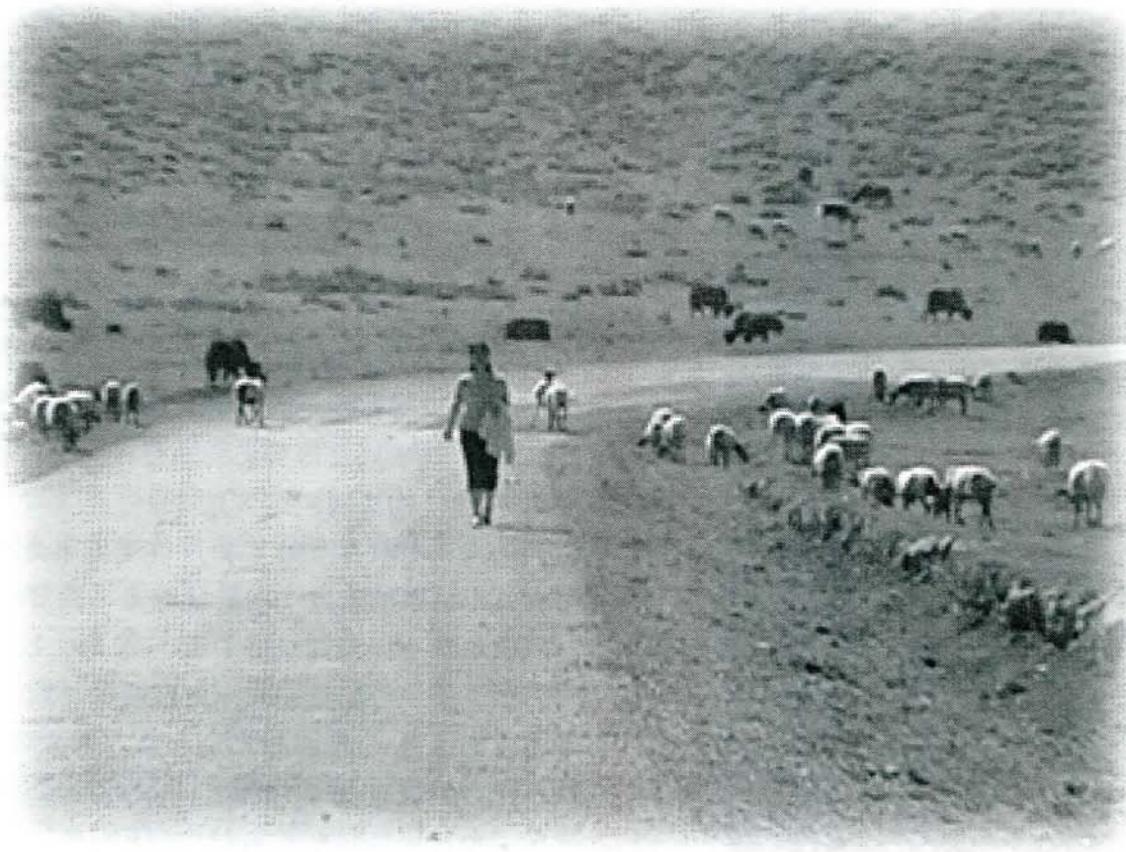
已不再荒涼，

你看到處處都是蘇醒的草木。

今日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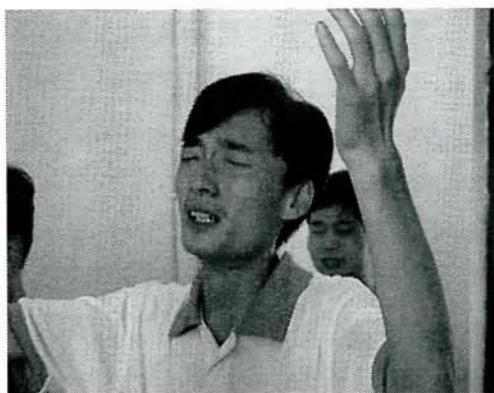
已不再荒涼，

你看到處處都是蘇醒的草木。



讀者來信選登

神州傳播協會三年前製作的電視片《神州》、去年初完成的《我為什麼信耶穌——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今年中完成的《信仰、科學、人生——馮秉誠見證佈道系列》，在基督徒尤其是中國大陸基督徒和慕道友中間，產生了積極而持久的回應。我們收到很多來信、電話和電郵，現選登其中幾封來信。



神州傳播協會：

您好！我是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基督徒，非常喜歡遠志明弟兄的見證《我為什麼信耶穌》。我也有許多朋友是通過這些見證信主的。作為大學生，我們在尋找中國的前進方向，中國如何走上民主之路，猶如遠弟兄當年一樣，但是當我的信仰真正堅定的時候，我發現中國需要的是福音，是接納主耶穌無所不在的愛。我天天為中國福音的興旺禱告。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福音資料太少，適合大學生的就更少。我們需要像《神州》這樣的作品，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上帝在中國的作為。我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福音資料，謝謝！

以馬內利！

Raphael (中國大陸)

2003年2月26日

遠弟兄：

主內平安！我是中科院退休的科研人員。2002年7月探親來加拿大，8月末參加匹茲堡福音營，聽了您的講道，受益匪淺。年底又得到您的講道光盤，我和丈夫聽了許多遍，每一次都有新的亮光。

我們於2003年1月回到北京。在老家東北農村，我還有年近九十高齡的父母。由於我信主，我父母、一個弟弟、兩個弟妹、一個妹妹信了主。後來，我妹妹癌症痊癒的見證，使我們村信主的人由幾個發展到20多人。因為春節交通擁擠，再加上天冷，本打算天暖後再回鄉探親。轉念一想，春節農閑，有時間聽道，於是我們夫婦買了正月初一的車票北上。到家的第二天就開始放您的證道光盤。聽道的場面可真是盛況空前，多的時

候聽眾超過50人，北方一個倆間房子的大炕上和地上擠滿了人，沒有地方坐的，只好坐在門檻上。我們村的弟兄姊妹紛紛邀請外村的親戚朋友來聽道，深夜了也不願走，有時索性聽到凌晨兩三點。從15里外趕來的幾位弟兄姊妹一連在我們村吃住了兩天，堅持把十幾盤光盤聽完。真可以用久旱逢甘露、乾柴遇烈火來形容他們渴慕真道的熱情。

農村的弟兄姊妹，一般文化程度比較低，一些人沒法自己讀聖經，平時點點滴滴地聽道，對神和聖經沒有一個深入的、系統的、全面的瞭解，這次聽道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後來索性拿光盤到外村去放，先後到過4個鄉去播放。短短一倆個月，上千人看到了證道光盤。信徒們聽完道後，心中火熱，更加愛主、愛人、愛傳福音。

我們2月底離開老家，離家之前，那裏的弟兄姊妹一再囑託我們：如果再有遠弟兄的講道光盤，一定帶給他們，非常歡迎他親自來講道。我們留下了一套光盤拷貝，主卻給他們留下了不走的牧者，走街串巷、隨叫隨到的講道人。

我們走後，他們開始組織未信群衆收看，先本村後外屯。一個有教會的中心鎮，離我家15里，有幾百信徒，只有執事沒有牧師。他們星期天在教會播放光盤，一次聚會放兩盤。在每個播放光盤的聚會點，都有一些人接受耶穌為救主。我們村的情況最好，幾乎每天都有新人決志，常常是一家一家地信主，真的是得人如得魚。新信徒很多人買不起聖經和讚美詩，老弟兄姊妹就為他們買，儘管他們自己也困難。白天幹活雖然很累，老信徒晚上還要扶持新信徒。村裏的幾位弟兄姊妹，幾乎每天都抽出時間去探視、走訪需要幫助的人家。每個星期安排崇拜、禱告、查經三次聚會，農閒時多些，農忙時少些。

感謝神，根據目前不完全統計，在我們家鄉數以千計的人看了講道光盤，老信徒的信心得到了堅固，新信徒一批批地加入，神的教會大大地復興，主在神州大地點燃了教會復興的熊熊燃燒的聖火，燃燒之迅猛，大有燎原之勢。

主的恩典與你們同在。

林姊妹（中國大陸）

2003年3月14日

神州傳播協會的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我是一名盲人基督徒，我聽過《神州》的VCD，先是從一位弟兄那裏借來一套，後來我自己也刻了一套。我雖然雙目失明，但是感謝主，祂開了我心靈的眼睛，又賜我聰明智慧，使我可以通过電腦與你們取得聯繫，在主裏互相交通；雖然大陸封鎖了你們的網站，但我可以繞過防火牆訪問你們的網站。我自己會使用刻錄機刻錄光盤，我特別想購買一套遠弟兄的見證VCD，麻煩你們發送電郵，告訴我怎麼可以購買到你們發行的VCD，謝謝！

主內楊宇峰弟兄（中國大陸）

2003年4月6日

遠弟兄：

主內平安，我叫Paul，我太太叫Jean，我們是96年和97年在北京相繼信主的，98年8月1日共同受洗。非常蒙神的恩典，我決志信主一年多，神就開始使用我們，同時也蒙恩典接受了許多靈裏

的培訓。三年前感謝主得到了你講道的磁帶《上帝與人》，後來相繼得到《神州》、《十五的月亮》以及12盤的講道集。這些VCD 我和太太看了幾遍，連我們自己都不記得了，只知道每看一次，都有新的領受和感動，推動著我們把更多的時間、精力、金錢投入天國的侍奉當中。在我們家裏有一個小組聚會，大部分是中青年人。最近兩個月，因上帝的揀選，預備了很多的福音果子，有20多人信主，多數人在政府部門工作，還有一部分從藝人員。面對這麼多的中國人願意接受耶穌，我們真是感謝神，這是耶穌無窮生命的大能，通過我們這個管道流淌，實現天父的計劃，使我們心歡喜、靈快樂，行走在祂生命的路上與祂同工。就像您講道時所說的：“20世紀耶穌走進了中華大地”。上帝眷顧這片神州，這片土地，深深愛著中國每一個屬他的兒女。

我們最近傳福音，您講道的VCD十分受弟兄姊妹的喜愛，準備再複製一些送給需要的人。雖然我們這個團契的每一個人和您都未曾見面，但通過VCD我們大家似乎覺得與您已經很熟悉了，每一天都在為您全家和其他的海外弟兄姊妹禱告。也請您們為我們這個團契和我們要建立的教會禱告。我們堅定地相信：如若行在神的旨意中，所需的一切祂都會賜給我們。

以馬內利！

Paul & Jean (中國大陸)

.....
神州傳播協會：

主內平安！

我是主內一位普通的弟兄，大學的時候就極其喜歡思考人生的真諦，曾經為始終無法參透人生的奧秘，空有滿腔熱情而幾度絕望。1999年2月，為了追求人生夢想，實現永恆價值，毅然辭去在銀行的工作，隻身前往首都北京。非常感謝主，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就在我精神瀕臨崩潰之際，在一個同學的介紹下參加了一對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夫婦帶領的查經班，在那裏第一次聽到了主耶穌寶貴的名。

信主三年來，積極參加聚會、聽道，讀屬靈書籍。《神州》在中國幾乎為每一個信徒所熟知，也為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國歷史，明白神的引領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不久前，又得到遠弟兄佈道的磁帶和光盤，深受啓發，聽說遠弟兄近期回過一次中國，心中倍受鼓舞，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基督徒太需要主，太需要世界各地福音純正的基督徒屬靈的幫助和鼓勵，為著能夠在中國有著一片沒有柵欄的福音天空而奔跑、呼求，真心地希望中國十三億的禾場能夠得到收割，福音能夠得著廣傳！

主內弟兄 王濤 (中國大陸)

2003年6月26日

.....
遠志明弟兄：

主內平安！你的講道見證和《神州》光盤已經在我們教會裏傳開了。雖然我們弟兄姊妹都是秘密傳看，但我們心靈深處都感謝神的大愛，知道主不會丟棄我們這些屬祂的人。尤其是我的孩子，剛看完兩集《神州》，就和我交通，說：媽，我明白了兩件事。第一，民主不能救中國，只有基督能；第二，以後，主咋說我就咋做，不再問為什麼了。我小孩今年17了，93年和我一起信的主，現在上重點高中。感謝主，歸正我孩子的信仰。榮耀歸於三一真神！

苗英茹 (中國大陸)

主內遠志明弟兄：

您的《神州》電視片和您的見證系列在大陸很受歡迎，特別是那些渴慕真道的朋友。我從小信奉天主教，我也喜歡用您的講道傳福音。你們這些被天主所揀選的人，你們的信仰見證很有說服力。不是你們選擇了神，而是神選擇了你們，你們是神的特選之器。

我個人覺得，現在的福傳，不應該是馬上就讓人入教，而是讓他們學會與耶穌建立一種親密的、個人的祈禱關係，耶穌會改變人的心靈，讓人們重新思考並用信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的問題。先改變觀念，改變信念、改變意識形態，在中國建立基督信仰的思想、文化基礎纔是最重要的。而這樣做並非是否定民族文化，而是使民族文化得以提升，並賦予更深的意義。

剛借到《神州》光碟時，我被其中的內容和詞句所打動。我邊看，邊用電腦敲打其中的解說詞。那會兒，我還沒有想到要去互聯網上找來下載。只是借到了您的見證系列；我才知道了《神州》的來龍去脈。上網後，用Google 搜索“神州+遠志明”，想要的就全出來了。只是 www.chinasoul.org 打不開，可能是被人家封了吧。國內許多家庭可以寬帶上網，因此建議你們辦的網站能夠支持在線收看（請代禱求神作這件事——編者）。

主賜平安喜樂！

主內小弟 趙國龍（中國大陸）

2003年7月22日

.....

尊敬的神州各位同工：

非常感謝您們為主所付出的辛勞。上次我已將《神州》和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VCD帶回國內。當我第二次回國時，已經有幾百人看過上面的VCD，他們真真正正地需要，感謝主！

主內平安！

美國康州 劉弟兄

.....

神州傳播協會：

一年多前，我在休斯頓福音書店買了一套《我為什麼信耶穌》的VCD。我太太以前對福音資料興趣不大，但她對這套VCD特別感興趣。這套VCD是用心靈呼喚、傳揚基督福音的號角，對我和我太太在信仰上幫助很大，加強了我們對主的認識和理解。我們後來也有了一個負擔，就是想辦法把這套VCD推薦給其他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

以前，我們總想給周圍的親人和朋友傳福音，每次都覺得缺乏福音材料和聖經知識。特別是看到國內的慕道友對真理渴望的眼神時，心裏確實很難受。

今年三月回大陸，我鼓足了勇氣帶了十幾套《我為什麼信耶穌》VCD。感謝神，一路很平安。只是十幾套VCD太少了，需要的人太多了。當我到天津探望一個老同學時，VCD已經送完了，本來答應他的也只能在下一次兌現了。

在那片黃土地上，父老鄉親們的心靈太乾渴了。時候到了，生命的水流正像那裏流去，金色的風帶著恩典與福音正吹向神州，在那塊土地裏，必結出十倍百倍生命的果子來。

美國德州

劉愚魯

親愛的弟兄姊妹，遠弟兄：

您們好，主內平安！

我是一名在香港讀書的基督徒，來自中國大陸。我和我的朋友們曾經觀看了《神州》、《我為什麼信耶穌——遠志明見證佈道系列》等福音VCD，感觸良多，得著良多，同時也引發我對信仰有新的思考，對祖國和同胞有新的負擔。這些影片特別適合於正在追尋生命信仰的中國知識份子。我也常為您們在主裏的事工和付出而感恩。

我們一直期待著影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的出版發行，看了“神州傳播協會”網站對這部影片的介紹，我感到我會喜歡它勝過《神州》，因為它作為歷史的見證，將記錄中國信徒的血淚腳蹤，記錄我們在大陸的弟兄姊妹甘心為主付代價，甘心為主背十架的心志和血淚見證。他們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們更是世界不能少的人！

大陸的弟兄姊妹，有的甚至連一本屬靈的書籍都難以讀到，有的甚至要去很遠的地方才能聽到神的僕人的講道，但是他們愛主的心志和行為，常常讓我感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虧欠，常常讓我感到自己在香港所受到的各種祝福都是不配的。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篇90：17b》）

以馬內利！

主內James

2003年7月27日

神州傳播協會勞弟兄：

平安！

我已收到你們寄來的VCD一個星期了，加拿大海關課了184.19加圓的稅，我已自願支付，分了這份聖工。

夏季來溫市的中國船隻較多，一星期內我們探訪了4艘船，領了22名海員信主，有兩位受洗，感謝主！我們也送出《神州》4套，遠志明佈道集2套，馮秉誠佈道集2套。我原則上每艘船送一套，指定一位職位較高的海員弟兄負責，在船上餐廳或休息室播放，只要有人想看，就要播放，直到他下船休假時帶回家給親友看。我們的經驗是，他們大多會做到，他們在航途中無事就喜歡看影帶。

這個星期我們贈送VCD時聽到兩件見證：

一名海員弟兄在家鄉聽聞《神州》影片一事，卻沒有時機看到。當他得到負責播放的工作，欣喜而寶貝。可見你們的聖工在大陸的影響了。我深信：這些VCD除了更加深眾多海員弟兄的信心，也能使不信的海員歸向神，並且經這些海員把你們的產品帶入中國廣大而遙遠的地區，使更多的同胞聽到福音。

有一艘船的海員說，有人送給他們一套《耶穌傳》，國語配音，大家特別愛看，看了很多遍，深受感動，他們彼此間的矛盾也減少了，爭吵沒有了，感謝主！這是福音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深信他們看了你們的VCD後，必定更加堅信他們所信的神。

神把向中國人傳福音的使命放在你我身上，求神保守引領，阿門！

主內末肢 葉鼎初 敬上

2003年7月28日



袁相忱在北京施洗



大慶工人清晨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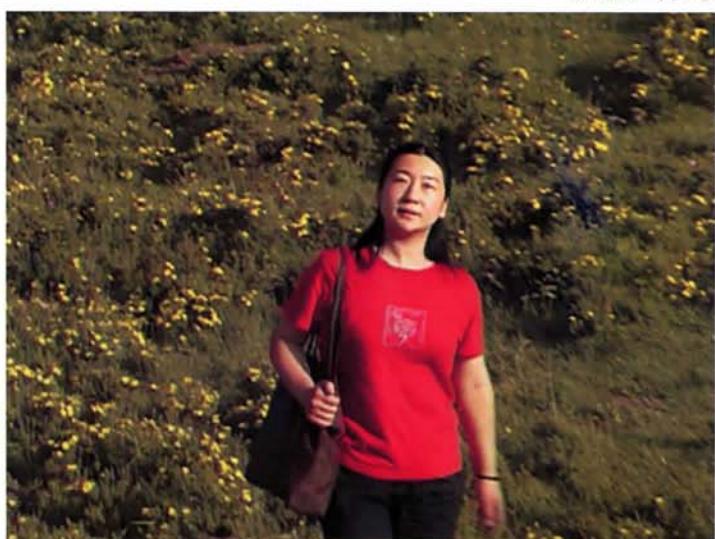
謝文杰在雲南探訪



河南農民主日聚會



中原傳道人培訓



小敏在青海

4 Episodes of
Documentary Film

The Cross

Jesus in China

- The Spring of Life
- Seeds of Blood
- The Bitter Cup
- The Canaan Hymns



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在中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民族的祝福。每個基督徒都應該知道，在中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福音的火焰。

讓異像化作影像
讓神光照亮神州
讓歷史成為信史

CHINA
SOUL

神州傳播協會

•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

P.O.Box 450,Petaluma,CA 94953

Tel: (707)782-9588 Fax:(707)782-9586

E-mail: info@chinasoul.org

www.chinasoul.org

NONPROFIT ORG
U.S.POSTAGE PAID
PETALUMA,CA
PERMIT NO.68